

情海疑雲

于伶編劇



益智書局印行

情 海 疑 雲

于 伶 編 劇

(四 幕 劇)

益 智 書 店 印 行

情海疑雲

人

(以上揚先後爲序)

羅燕華 穆家少奶奶

阿明 女婢

偵探

警廳

警探

王子平 車夫



(南)

鄧百蘭 穆家少爺的女友

新聞記者

穆老太太 燕華父

戴翁松 燕華的情人

胡先生 香報主筆

褚先生 香報編輯

僕 歐

穆老太太 穆母

鄧其昌 白蘭父

法警

其他趕熱鬧的男女各若干人

景

第一幕 穆公館的書房

第二幕 香報館

第三幕 同第一幕

第四幕 法院的候審室

時

現代

地

香港

第一幕

人

羅燕華

阿明

偵探

警署

車夫

鄧白蘭

記者

羅老大爺

葉香松

時

三月某日上午十時。

景

穆公館內的書房，室內空寂無人。幾條細細的太陽光，從後面的兩個垂着的窗幔縫隙中射進來。一隻沙發椅擺在右面的火爐旁邊。爐後有一門。左面也有一門，和這相對。寫字台在左面，台上有電話機。沙發邊有一小几，上面盆里有一套咖啡用具。一隻精緻的書架放在後面兩窗中間，上面放着一個鑲着青年人照像的鏡框。

幕

右面的門被推開，少奶奶燕燕進來，面容蒼白，姿態美麗，裝束時髦，倦頹中具有一種恬靜的美感。她開了電燈，站著注視那沙發發着怔。走到左面拿起電話筒，撥一、二下，急放下。把左門下了鎖，急回。拿起電話聽筒來，撥五下。

燕華

……喂，喂，你是喬松麼？……呵……喬松，我是燕華。（聲音低快而且緊張）……

……喬松，糟糕透了！……告訴你，發生了一樁極壞的事情，我丈夫自殺了。

是的，是自殺……喝了毒藥……昨天夜里……我剛剛跟你分手了回到家裏來，發見他在書房里……在他那隻沙發上……（看着沙發椅）死了……據醫生說，已經死了有兩個鐘頭了。……是的，報告了，……警察也來過了。……

不，不，那是一定的……一定是自殺，服毒。……什麼？（回頭四顧）……

松，你說響一點！……我們的事情？……不，不，你我的事情他不知道。……

……我想他一定不會知道的。……不，不……決不會的。……我也猜不出

他究竟爲了什麼……怎麼？（回顧）……你大聲一點說！……呀？他的事情，

他的事情我也一點兒不明白，……正像我的事情，他一點兒都不清楚一樣！

（門外響聲）

（她聽到了響聲，很迅速地把聽筒放下，急忙把門上的鎖扭開，隨即故作鎮靜地走到右面去，這時恰

好左面的門開了。）

（阿明跑了進來。）

阿明……是的，就是這一間屋子。

(進來了兩個男人，一個是便衣偵探，另一個是警醫。)

偵探 這位是穆少奶奶麼？

燕華 是。

偵探 我是偵探長派我到這兒來的，這一位是警醫。穆太太，昨天晚上這案子發生的時候他恰巧不在，所以今朝特地來看一看。

燕華 呵，請坐。

偵探 就是這張沙發吧？(燕華點頭)自從昨天晚上出了事情，警察走過之後，有人動過沒有？

華 沒有。自從把屍首搬走之後，就沒有誰動過。

偵探 (參着他的筆記簿，坐在椅子上，注視，突然問。) 太太，怎麼樣？

燕華 (一驚，低聲。) 唔……

偵探 (站了起來) 偵探長告訴過我：昨天晚上，他們把屋子裡的一切東西都仔細檢查過了。穆先生所有的文件我也都帶在這里。穆太太，樓上還有沒有我應該

檢查一下的東西？

燕華 我想沒有了吧，他平時把他的一切東西都放在這間屋子裏的。

偵探 不過，查總還要查查的。好，我們現在就上樓去，請你領一領！對不起，穆

太太，方才我們進來之前，你在這裏做什麼？

燕華 我，唔，我剛纔打了一個電話。

偵探 呵，請你先領醫生上去，我立刻就來。

(燕華走了出去，警警跟隨在後面，很注意地釘視着她。)

(偵探把一個窗子的窗，完全拉開，朝外面看一看，又在房裏巡視一遍。)

(電話鈴響，他 起聽筒來聽。)

偵探 ……喂，誰？……是的……(計謀地)請你把電話號碼告訴我，我叫她打給你

……唔，……你貴姓？……請問你尊姓？……(電話掛斷了似的忽然中止)喂！喂！

喂！……呀？是號碼錯了麼？還是我的口音不對呢？(放下聽筒，急記錄下方才的

號碼，站着想了一想，走到左面門口，開了門。)喂，四百十五號！

(一個穿制服的警察進來。)

偵探 這邊的崗位，昨天晚上是你值班麼？

警察 是的。

偵探 沒有聽見什麼聲音麼？(參看他的筆記簿)唔，醫生說自殺大約是在晚上九點鐘。

警察 沒有。我沒有聽見什麼聲音。

偵探 有沒有看見什麼人從這屋子裏走出去？

警察 沒有。

偵探 沒有？

警察 呵，有！

偵探 怎麼樣的人？

警察 我沒有看見人從這屋子裏出去，倒看見一個人從外面進來的。

偵探 有一個人從外面進來？誰？

警察 這見的太太，我看見這見的太太從外面回家來的。

偵探 什麼時候？

警察 大概是十點半鐘左右。

偵探 (參看他的筆記簿)她自己一個人麼？

警察 她一個人。

偵探 你怎麼會留意到這兒的太太呢？

警察 我很認識這兒這位太太，她在這邊的馬路拐灣角上，跟一位先生分手的。

偵探 呵，你認識那位先生麼？

警察 不，我不認識他，不過也不是初次看見他，(回想)已經見過好多次了。

偵探 那末假使見了面，你一定認得他咯？(對方點頭)是怎麼樣的一個人？

警察 戴着呢帽，不高不矮，很漂亮的年青人。

(偵探深思了一下，跑到電話機旁看一看方才記下的號碼。)

偵探 (撥)……喂……你們剛才有電話打到這邊來，怎麼一下子就掛斷了？……

喂，喂，請問你們貴姓？……貴姓？……(自語)怎麼？不肯說！(放下聽筒，

抄一個號碼給警察。)把我的名片和這個號碼拿去，到電話局里去查一查清楚，這究竟在什麼地段，叫什麼名字，就立刻回到這兒來。

警察 是。

偵探 叫那個女用人進來。

警察 是。

(警察走出去了。偵探從左面走到右面，捏着咖啡杯的底部，拿起來檢查杯緣上的指紋。)

(阿明進來。)

阿明 有什麼事，先生？

偵探 呵，你，(打量她)叫什麼名字？

阿明 我叫，呃，我叫阿明。

偵探 沒有人動過這些東西吧？

阿明 是，沒有誰動過。

偵探 穆先生，你們的少爺，昨天晚上幾點鐘回來的？

阿明 大概是八點鐘。

偵探 你怎麼知道是八點鐘？

阿明 (一呆) 我看見了他從大門走進來，就跟着他上樓的，他在樓上吩咐我，說已經吃過晚飯了。

偵探 呵，他的聲音怎麼樣？跟平常一樣麼？

阿明 跟他平常的聲音一點兒也沒有什麼兩樣。

偵探 這咖啡是你拿進來的？

阿明 我們少爺是每天晚上要喝咖啡的。

偵探 每天晚上喝得很多麼？

阿明 每天晚上要喝一壺，至少是一壺。

偵探 是你服侍他喝咖啡？

阿明 每天是我煮，煮好了，拿起來，老是叫我擺在這小茶几上，他自己慢慢兒倒來喝。

偵探 昨天也跟平常一樣麼？

阿明 不，昨天不一樣。

偵探 不一樣？怎麼樣？

阿明 昨天晚上是我煮好了咖啡，由王子平拿進來的。

偵探 你自己爲什麼不拿進來？

阿明 我開飯給車夫吃，所以……

偵探 慢着，等一等（寫）王子平（問）王子平是誰？車夫叫什麼名字？

阿明 王子平就是車夫，車夫叫王子平。

偵探 快去叫他進來！

阿明 是。（出去）

（偵探重又注意偵察咖啡具。）

（車夫進來。）

偵探 叫什麼名字？

車夫 王子平。

偵探 這咖啡是你送進來的？

車夫 是的。

偵探 是幾點鐘？

車夫 是在八點半鐘光景。我送咖啡進來，他，我們少爺，剛剛寫好了一封信，交給我，叫你立刻就寄出去，說是很重要的信。

偵探 一封信？寄給誰的？

車夫 我可沒留神。他叫我立刻去寄，我就立刻拿了信出去，立刻買了郵票，立刻就丟到郵筒信箱里去了。

偵探 你送咖啡進來的時候，看見他是怎麼樣的？

車夫 跟平時一樣。

偵探 沒有說什麼別的？

車夫 沒有。

偵探 你拿咖啡進來的時候，沒有瞧見別的什麼東西？

車夫 沒有。

偵探 之後，在他還沒死之前，你又見過他沒有？

車夫 (有點緊張) 沒有。

偵探 也不會聽到什麼聲音？

車夫 我出去寄信了，怎麼會聽見什麼聲音呢！

偵探 唔，你在這兒做了多久了？

車夫 自從主人辭了官不做，從福建到香港來跟這位太太結了婚，到現在，我一直

是跟着他的。

偵探 (參着他的筆記簿) 據說他們倆夫婦不同睡在一個房間里的，是麼？

車夫 啊，對不起，先生，他們夫婦之間的事情，我可不大清楚。

阿明 (進來) 王子平，外面有一個人來找你，說是你的朋友。

車夫 這，先生，這些事情，你還是問她吧，阿明比我更清楚。

偵探 據說你們少爺跟少奶奶不同睡在一房間，是麼？

阿明 唔，（考慮地）唔……

偵探 是麼？

阿明 呃，……

偵探 說！

明 是的。

（車夫出去。）

偵探 這樣已經有多少時候了？

阿明 少爺一個人睡在樓上，已經有……有一年多了。

偵探 那末，他們夫婦倆不大合得來吧？（阿明躊躇）還是老老實實說給我聽好。

阿明 倒是從來也沒有吵過嘴。

偵探 說老實話！他們究竟做不做夫妻？……你一定懂得我問這話的意思……

明 不，呵，先生，你叫我怎麼說呢？

偵探 不同房，對不對？

阿明 是的，呃，我想是的。

偵探 他們夫婦倆個到外面去的時候，常常都是各走各的麼？

阿明 對了。

偵探 少奶奶昨天晚上出去過了麼？

阿明 是的，十點半鐘我替她開門進來的。

偵探 我猜想你們少爺的脾氣一定很粗暴？

阿明 不，不；他可不是那樣的人。……不過，有時候他對少奶奶好像是很不高興的樣子。

偵探 不高興？怎麼樣不高興？

阿明 我也說不上來，不過，看上去好像是不很親熱！

偵探 聽說他是一位西洋留學生。

阿明 是的，從前當過局長，做過官的，你看這相片。

(指牆上的鏡框。)

偵探 平常來往的信件多不多？

阿明 我不知道究竟要多少封信，才能算多，……大約每天總有一兩封信的。可是寄出去的，我就不大知道了。

偵探 電話呢？電話多不多？

阿明 電話，老是他自己接的。

偵探 據你所知道，他們有什麼金錢上的困難？

阿明 不，不，決計沒有，一定不會有的。

偵探 你怎麼會知道「一定不會有」呢？

阿明 我從來沒有聽見講過錢的事情，從前只聽見說有很多的錢存在銀行里。

偵探 唔，(看手冊)說起少爺跟少奶奶來，你歡喜那一個？

阿明 呵！真也難說，他們倆對我都很好。真的，少爺現在這樣的死了，真是可憐得很！

偵探 是啊！真是可憐得很！……太慘了！你也喜歡太太吧？

阿明 是啊，我也很喜歡我們少奶奶。

偵探 她娘家怎麼樣？

阿明 她的父親羅老太爺，不是很有名望的人麼？做過官。

偵探 現在還做官麼？

阿明 不，不，他已經是太老了。——差不多有六七十歲了吧。

偵探 有沒有兄弟姊妹？

阿明 沒有，我們少奶奶是一個獨養女兒，所以寶貝着，嬌着呢！

偵探 （突然地）少爺和太太這樣不對勁，應該有點原因的，究竟是什麼原因呢？

阿明 這，我可說不上。……呢，實在說不上。

偵探 說不上？

阿明 因為我不明白。

偵探 說吧，各人有些兒別扭，是不是？（加強）我說你們少奶奶很多男朋友，對

阿明（有點慌張）真的，先生，我說不上，……我實在一點兒什麼事情也沒有見過。

偵探 不過，風吹草動，應該有點兒影子吧？

阿明（突然很堅決地）我真的連一根草影子都沒有瞧見，一點兒風聲也沒有聽到過。

偵探（露出很峻嚴的臉色）哼，我也明白：你知道是知道的，只是不肯說。

阿明（又慌張起來）不，不，我真的不知道，這本來不是我分內應該管的事情。

偵探 把你所知道的說出來，這是你分內的事情。你知道麼？我們應該調查明白爲

20

什麼會發生這樣的事情的。爲了你家少爺死得明白，你也應該幫助我們。你快老老實實的說吧。總之，這樣一對年青的夫妻，竟有一年多不同牀了，是不是？想來兩個人里面的一個，或者是雙方一定已經另外有了相好的人了，是不是？

阿明（很固執）不知道，也就不能說。

偵探 好吧。（改換口調）有些什麼人到這邊來往過？我要到樓上去了，你就在這兒，

把來往客人的姓名，都記了出來，留神，一個也不要忘掉了，過一會兒告訴我。

阿明 是，是，我多記得起來的。

(偵探從右面的門走出去。)

(左面的門被推開了，車夫進來。)

車夫 來了個小姑娘，……她一定要進來。

(聲白蘭跑了進來，貌美，脆弱多感，有點失神瘋狂的樣子。)

白蘭 (完全為情感所屈服，沒有能力控制自己的聲調。)…是真的很麼？…是真的很麼？不！

……這不會是真的事情！……他並沒有死，是不是？

阿明 (故意裝腔作勢) 你是說我們少爺麼？可憐呀，千真萬確，他已經死了！

白蘭 噯！(她倒在椅子裏，前額俯伏在桌上，動搖身軀。)

車夫 噯，你究竟是誰？小姐。

白蘭 (拾起頭) ……呀！天呀！(突然地) 他沒有什麼話留下來給我麼？一句話也沒

什麼也沒有麼？

阿明 不，不知道。你要是把姓名告訴我，我就去替你問一問我們太太。

白蘭 呵，不，不，反正他死了，真的死了。咳！

車夫 那末你打算怎麼樣呢？

白蘭 （依然狂亂）我不打算怎麼樣？我只希望看一看他。在什麼地方？能不能讓我

見一見？

阿明 太太正在樓上。偵探，警察也在一塊兒。

白蘭 呵！呵！（突然鎮靜起來，差不多僵硬了似的。）好吧！好吧！咳，死了，死了！

（她攥了攥手，用手背貼着面孔跑出去了。）

車夫 可憐！這樣一個小姑娘！

阿明 怎麼回事呀！（慌亂）真叫我麻煩得沒有辦法！頭都給他們弄昏了！

車夫 我看這個小姑娘不對，應該有人跟着她才好，她可能也會去自殺也說不定。

(突然間一個青年人站在門口，這是一位漂亮的年青的新聞記者。)

記者 不要緊，不要緊。這位小姑娘已經有人在跟牢她了。不要驚慌，她跑出去，

門也沒有帶上，我所以進來告訴你們一聲，已經有我的朋友看住了她，決不會出什麼岔子的。(看着他們很驚奇的臉色)很對不起，來驚擾你們了。(他走到阿

明身旁想把鈔票塞進她手里去)對不起得很!

阿明 (不受鈔票)不可以的!我不知道你是誰;也不知道你來幹什麼?

記者 (發出動人的微笑)自然，要是你那樣想起來，自然是不可了。不過這本來

沒有什麼。我是香港香報的新聞記者。

車夫 噢，到這里來有什麼事情?

記者 這總可以猜想得到的了。……這在新聞方面實在是一樁非常有趣的事件。你想，穆先生是一位退任的官員，社會上的有名人物，突然自殺了，這可是好新聞呀。噢!就是這一間房子?就是這一把椅子吧?(他走了過去)在這里服了

毒藥，是了。(他很敏捷地在房里走來走去，同時記錄。)

阿明 對不起！我想上樓去告訴偵探一聲，說你先生在這里，你有話要問，儘管去

問他好了。（對車夫低聲地說）留神一點兒！

（阿明從右門走出。）

記者 我想，你是知道這內中一切祕密的。

車夫 （一驚）你別瞎說，我怎麼會知道這祕密呢！

記者 來，趁他們還沒有來之前，請你就把你所知道的告訴我吧。

車夫 （很冷淡地）我不知道。

記者 （受了損傷似的）這也並不是無聊的好奇心呀。像穆先生這一樣的大人物自殺了，那里能够不轟動社會，惹起社會人士的注意呢？一件足以引起全香港注意的新聞，我們做新聞記者的，就有責任……

車夫 死了，不就算了麼？有什麼鬧不清！

記者 不是鬧不清，實在是我的職業跟我的責任不容許我放手！你懂麼？我是新聞記者，新聞記者的責任，你懂麼？一個新聞記者應該……

（他看見偵探進來，故作威嚴，兀然站在那里。）

（車夫站在左門邊，逡巡不走。）

記者（遞一張名片給偵探）有沒有什麼消息，可以講給我聽聽？供給我做參考。

偵探現在還沒有。

記者有沒有可以寫特寫稿子的材料？

偵探（露出微笑）你只要寫上一句「偵探正在開始活動」就是了。

記者有沒有應該寫社會評論的必要？

偵探你只要寫上一句「偵探正在開始活動」就

（警察進來，走到偵探面前。）

警察是那個電話號碼的地址跟姓名。

偵探呵。（看一下，急收起。）

記者（湊上去）偵探先生，案子有了什麼發展了吧？

偵探沒有，沒有。（有點討厭地看着他）要是你這樣儘管糾纏着我。浪費我的功夫，

恐怕一輩子也不會有什麼發展的。

設者 抱歉得很！偵探先生，那末現在我就應該說「再會」了！

偵探 請便吧！再會。

車夫 要不要我領他出去？

（偵探點頭。）

記者 （微笑）呵！倒碰了一個釘子！哈哈，再會，再會。

（他從左面的門走出，車夫跟在後面。）

偵探 那些傢伙真該死！……簡直像蒼繩一樣，圍住了死屍，嚙嚼嚙嚼的……（細看

方才交來的一張紙）四百十五號。

警察 是。

偵探 等一會兒跟我一同去，認一認這位先生。

警察 好的。

（警察看到偵探點頭，便出去了。）

(偵探把警察交給他的名字看一下，便接電話。)

(阿明進來。)

偵探 你把來往的客人的姓名，統統記起來了麼？

阿明 不，不，我鬧昏了，心亂得很，還有幾個人的姓名，怎麼樣也記不起來。

偵探 (做出嚴嚴的面孔，把警察交給他的紙，給阿明看。)戴喬松戴先生，這位戴先生沒有到

這里來過吧？

阿明 (慌張失措) 他，他來過的；不過近來已經有好些時候沒有來了。

偵探 是你們少奶奶的男朋友吧？說呀！……說老實話！

阿明 我，我想是的。

偵探 也是你們少爺的朋友，對不對？(阿明躊躇)好了，你不用回答，那就已經很

夠了。爲了這個人他們夫妻之間一定有過爭吵的。……以前吵鬧過吧？

阿明 沒有，……我可從來不曾聽到……

偵探 那末，你想這位先生究竟爲什麼就斷了來往了呢？

阿明 我實在不知道，也許是他們忙着別的事情吧。

偵探 他不來往，已經有多久了？

阿明 我想差不多有一年了吧。

偵探 對呀；少爺也就在一年之前，搬到樓上去睡的，現在的問題，就在那封信，在車夫寄出去的那封信上。可是壞在你不知道，究竟寄給誰的，你真的一點兒也不知道？

阿明 那封信，那封信我真的連瞧也沒有瞧見！

偵探 真的麼？

阿明 實在我沒有瞧見過那封信，是車夫王子平拿去寄的。

偵探 好了，我關照你，把我問你的這些話，放在你自己心里，別說出去……懂麼？

阿明 (口唇震顫) 是……是的。

(醫生和燕華進來。)

偵探 現在你可以去了。

(阿明從左面的門走出。)

警醫 我這得到別的地方去有點事情，好，我走了。昨天晚上馬醫生的報告，我十分滿意。另外也找不出什麼事實，可以指摘他所斷定的時刻有什麼錯誤。根據現在的情形，和太太所說的看起來，這位穆先生前是十分健康的身體好，再會了，太太。

偵探 現在，究竟是自殺，還是被謀害，根據你調查的結果，可以斷定了麼？

警醫 照我看，關鍵應該在藥瓶子上。是自殺的，那末應該有個藥瓶子或者包藥的紙，現在這兩樣東西都沒有，顯然是被殺，被謀害的了！

燕華 被謀害！(大驚)那末兇手是誰呢？

警醫 這就要靠我們這位大偵探顯本事了！好，我先走。

(他從左面的門走出。)

偵探 請坐，太太，……你一定是很累了，我要想問你一兩句話。(燕華依舊站着)現

在你可否告訴我，究竟怎麼會發生這樣不幸的事件的？

燕華

（做出很急忙却又微帶拒絕的動作）不，不，我說不上，我說不上。

偵探 兩位醫生，意見相同，都說你丈夫生前沒有什麼毛病。你對於這一點，覺得

怎麼樣？

燕華

是的，一點兒沒有毛病。

偵探

也沒有什麼金錢上的困難。

燕華

沒有。

偵探

生活上也很舒服吧？

燕華

是的，我們的生活都很好。

偵探

現在，太太，我們應該把一切的事情，都弄個明白，……你和你丈夫究竟爲

什麼這樣冷淡得很？

燕華

對不起，先生，關于這些，恕我不能回答你！

偵探

不能回答？爲什麼？

燕華 因為這是我們的私事。

偵探 是的，不過……

燕華 請你尊重人家的私生活。

偵探 是的，不過，我相信你穆太太是文明人，既然發生了這樣不幸的事情，我們為求水落石出，你總不會像鄉下姑娘那樣的見解的。

燕華 但是我們夫婦之間的感情，却也並不怎麼樣壞。

偵探 你們倆究竟是不是同床共枕的真夫妻？

燕華 你這話什麼意思？

偵探 請你原諒，關於這一點，一定是有些原因的吧！

燕華 沒有什麼原因，不過是我們雙方同意的。

偵探 同意，那末這個提議是你這方面提出的，還是你丈夫那方面先提出來的？

燕華 是，是他先提出來的。

偵探 啊！是他先提出的，那末你也就沒有反對？

燕華 先生，請你少問一些私事好不好？

偵探 現在，請注意！問題在于：穆先生爲什麼要自殺？法院檢查官一定要弄明白，究竟是精神錯亂的結果呢？還是另外有什麼正當的原因？致于被殺，被人謀害的話，那問題就更大了！

燕華 唉！沒有任何方法能再叫他復活了！

偵探 是呵，那也是一種看法。不過這不是習慣的普通看法，像這樣的橫死，不管是自殺，還是被害，總非得仔細查究不可的。你們夫婦倆究竟在什麼時候同意了各走各的路呢？

燕華 是在前年的聖誕節。

偵探 很長久了呀！太太，你真的不肯把理由，就是你們分居的原因告訴我麼？

燕華 這只能請你原諒。

偵探 (冷酷地) 那也好，不過，太太，我看還是老老實實說的好！……自然，也隨你自己的便。我只能認爲你對你丈夫爲什麼自殺，居然是絲毫也不知道！那

末，假使是被人謀害，不是自殺呢？

燕華 不，……這除非是……

偵探 (爲好奇心所動) 除非是什麼？

燕華 除非是找到了兇手。

偵探 那末，照你看，他曾經做過什麼足以引起人家來仇殺他的事情沒有？

燕華 沒有，我相信從來不曾有過什麼。

偵探 太太，這實在是一樁遺憾的事情。你竟不能給我一點更正當的理由！那末，好，這很簡單，我們非得去另外找理由，另外尋線索不可了。

燕華 我對於他的私事，實在什麼也不知道。

偵探 不過關於你自己的私事，自己總該知道的吧，是不是？太太。

燕華 (略停) 這話怎麼講？你是什麼意思？

偵探 大概說起來各人都有各人的祕密的。

燕華 你這話，聽起來簡直是在糟塌人！

偵探（較強硬）你昨夜是在十點半鐘回來的，是不是？

燕華 是的。怎麼樣？

偵探 什麼時候出去的？

燕華 六點鐘。

偵探 那末，在這幾點鐘裏面……

燕華（略停）不，偵探先生，我反對你這樣的盤問我，跟這件事情（她手指沙發椅）沒有關係的問題，請你不必問了。

偵探 太，像這類的案子，要是隱瞞什麼的話，倒反而會惹出極壞的誤會來的，一定的！

燕華 那我也沒有法子。

偵探（鎮歎地，凝視她。）你昨天出門的時候，你丈夫在家麼？

燕華 不，他恰巧在我出去之前，先走了一步。

偵探 想必你至少可以告訴我：他究竟知道不知道你到什麼地方去？

燕華 他不知道。

偵探 你怎麼會知道他不知道呢？

燕華 那是一定的。

偵探 假如他知道的話，他會不會心里不舒服？

燕華 我，我不這樣想。

偵探 你知道，我正想提醒你，也許你丈夫偶然知道了，而且這件事情，（手指沙發

椅）就是知道了的結果。

燕華 不，呵！不會的。

偵探 可是，太太，你把一切弄得神祕起來了！……我們一定得知道你昨天晚上在

什麼地方的。

燕華 （搓揉她的兩手）我告訴你，我昨晚在什麼地方，跟這件事情毫無關係，無論你

怎麼樣猜想，那也是枉然的。

偵探 太太，假如我是你的話，我就得去跟父親商量一下，而且，聽從父親的勸

告。……好，我就一會兒再來看你。（他把警察交給他的紙片，看了一眼，夾進筆記簿里，隨即把筆記簿拍的一聲合攏了，走向左門。）一會兒見，太太。（去了）

（燕華獨自一人留在這裏，搓揉兩手，緊握簪放在胸口，且很不安地巡視她的四周，急忙地跑到電話機旁，站着，搖頭，隨即接鈴。阿明進來。）

燕華 阿明！那個人已經走了麼？

阿明 走了，太太。（注視她）他們簡直連人家家里的私事，都不肯放鬆一點兒呵。

（對她看了一眼）要我告訴他，這邊來往的客人。

燕華 呵！

阿明 （正要出外，又轉過身來。）太太在樓上的時候，……來了一個，也是一個年青

人，是報館里的。

（鈴響。）

阿明 是前門鈴響，太太，什麼人都不見吧。

燕華 除了我父親之外，什麼人都不見。……我正在盼望他來呢。

(阿明出去，立即又跑回來。)

阿明 太太，正是老太爺來了。

(羅老太爺跟了阿明進來，阿明隨即跑出去。羅老臉上血色很好，是一個外貌剛強而內心柔和的南方人，頭髮灰白，背稍前曲，一直走到女兒跟前。)

燕華 爸爸！

羅老太爺 可憐的孩子！這真是一樁不幸的事情！

燕華 (重滯的聲調) 爸爸。

羅老太爺 唉！真的，究竟爲了什麼？……

燕華 我不明白，爸爸。

羅老太爺 一定的，你總……

燕華 爸爸，我真的不知道。

羅老太爺 考林，他竟然自殺了！……唉！……這樣有經歷的人，……想不到……

(仔細端詳他的女兒，困難地。)

燕華（稍停）爸爸，我從來沒有把我們的事情，麻煩過你，考林跟我早就變成陌生人了。

羅老太爺 陌生人這話怎麼講，燕華？

燕華 恐怕全是誤會。

羅老太爺（惶惑失主）是了，是了。現在我也不願意追問你什麼，我知道這不是你的錯。

燕華 也不是考林的錯。

羅老太爺 聽到你這句話，我很高興，我喜歡考林……我喜歡他。可是……警察來過了吧？

燕華 是的，偵探，警察，還有報館里的新聞記者，一個一個來糾纏，盤問，連人家的私事也不放鬆呢！

羅老太爺 那些討厭的傢伙，……他們總無非想竭力要把這樣的事件鬧得滿城風雨，來聳動世人的觀聽。……警察說些什麼？

燕華 單說應該把一切事情都查得明明白白，弄個水落石出。他們已經把考林的文件都拿走了。

羅老太爺 文件多拿去了！文件裏面究竟有些什麼！燕華？

燕華 爸爸，老實說，我對於考林的事情，一點兒都不知道，正像他對於我的事情，一點兒也不清楚一樣。

羅老太爺 你的事情？燕華，你難道有什麼瞞着人的祕密事情麼？

燕華 （低頭，突然地。）爸爸，我真不知道這事情應該怎麼辦？究竟怎麼樣了結呢！可是，爸爸總該相信，在我們倆之間，是早就自自然然的冷淡下來了。假如不是爲了爸爸，心情不好的緣故，我們也許早就鬧着離婚了。但是我知道爸爸一定很討厭我們離婚的，

羅老太爺 離婚，真的，你知道我非但是很討厭而且是很惡痛絕的。總而言之，可憐的考林，現在他已經死了！竟在這樣年富力強，應該可以爲國家出點力的時候！唉！唉！

(阿明進來。)

阿明 太太，那位年青的先生又來了，……報館里來的。

羅老太爺 告訴他，叫他滾！……呵，不，我自己去告訴他。

燕華 爸爸！

(他跟着阿明走到門口，却碰見記者正走進來。)

羅老太爺 先生，你來幹什麼？

記者 (對燕華) 呃，是穆太太吧？

羅老太爺 先生，我的女兒剛剛死了丈夫，想必這一情世故，你總該明白的吧！像

這樣的直闖進來，實在是不敢領教，並不表示歡迎的。

記者 想必是羅老先生？真的，對於令婿這件不幸的事情，我是十分同情的，而且

這樣的訪問，在我原是很乏味的。不過爲了社會人士，爲了廣大的讀

者，爲了報田的責任，所以想知道……

羅老太爺 你們就專愛知道，知道這些……

燕華 你究竟想知道些什麼？

記者 假如你可能告訴我的話，……那末關於穆先生的健康問題，或者關於他新近提出來的關於米糧的新計劃，或者別的什麼消息。……呃，唔，總之一句話，他是很有名望的人啊！

燕華 我丈夫平常很健康的，我想他新近也並沒有提出什麼關於米糧的新計劃。

記者 (很興奮) 是了，謝謝你，不過，這樣說，那當然使得這件事情更其神祕莫測了，是不是？

羅老太爺 先生，我很希望你去告訴你們報館里，別專門刺探人家的私事吧。

記者 (愉快的) 你說是私事，可是你却忘了法院審判，檢查官的偵查了，是不是？

羅老太爺 我想這也並不應該手忙腳亂，故意張揚的。

記者 呵！你這樣想麼？先生！我却不大知道！

燕華 你結過婚了沒有？

記者 結過婚？(誤解了她的意思) 唔，我自從師範畢業之後，進大學，大學畢業之

後……

羅老太爺 問你結過婚沒有？

記者 我從大學畢業之後，進報館，一進報館之後，就……

燕華 假如你的太太自殺了，你喜歡人家來把你太太的事情這樣那樣的問你麼？

記者 呵！我還沒有結婚。……可是實際上……報紙却並不是那種平常的，那種有

聞必錄的東西，對於每一件新發生的事情，應該根據新聞眼，找出它必然的根據來的。何況穆先生究竟是自殺，是被人謀害，還是不可思議的疑問呢。

羅老太爺 呸！這更加是豈有此理了！

記者 （怨恨似地） 是了，可是像這樣的事情發生了，關于是暗殺，還是自殺這些問

題，我們實在也不能不注意。你以為我們是爲的什麼？

羅老太爺 請你回去吧？再會！

記者 （躊躇了片刻，摸摸頭，囁嚅地。）再會！

(快然地跑出去。)

燕華 (突然失了平靜，把臉龐投在父親懷里。) 呵？爸爸！這真是太可怕了！

羅老太爺 咳！咳！可憐的孩子！別再想了，先去躺一躺，你非得像半死的人似的絕對鎮靜不可。……我有一件緊要的事情得去辦一辦，回頭，我喫過飯再來
看你。

燕華 是的，我很想躺一躺。再會吧，爸爸。

羅老太爺 (愛撫地) 再會，燕華，保重身體，好好的睡一睡吧。

(羅老太爺走出了)

燕華 (站着，回想，隨即跑到電話機前撥號碼。) 喂，喂，……(停) 喂，喂，……(放下，

再撥。)……喂……(略停) 沒有回音

阿明 (走進來) 太太，你說什麼客都不見，可是……

燕華 是誰？

阿明 戴——喬——松先生。

燕華 噢！（放下聽筒，呆呆地看著阿明。）

（阿明露出慌亂失措的樣子。）

燕華 請他進來！快！

（燕華緊握兩手，阿明出去領了戴喬松進來，他是一個拘謹的青年，他一見阿明走開，就突然跑到燕華前面和她接吻。）

喬松 我的燕華！

燕華 喬松！你怎麼能到這兒來？不應該來的呵！我正在打電話給你，在這件事情

44

沒有了結之前，我們簡直不能會面，

喬松 你受驚了，這樣的事件！……我實在非來不可，真的耐不住了。

燕華 爸爸剛走，你碰見了沒有？

喬松 沒有，誰也沒有碰見。

燕華 你不能就在這兒。什麼警察，偵探……新聞記者，他們都想要找出他死的動機來呢。他們正在竭力地想把無論什麼事情，都拉扯上去。

喬松 他們知不知道你我的關關？

燕華 多少總猜想到一點兒的，喬松，我一想到爸爸，就嚇得要命。

喬松 燕華！這是報應呀！現在可真後悔了。我們早就應該逃跑的，逃到東洋去，

我提議過幾次了，可是你老反對，不同意，沒有決心！

燕華 呵！喬松，我知道是我錯了，……是我錯了。我爲什麼早不敢向爸爸說明白

呢！……但是爸爸竟是那樣古板的老年人，對他說了，他也決計不會同意

的！

喬松 不過，謝天謝地，好了，你現在自由了！今後我們可以自由了！

燕華 昨天夜里……（發抖，手指沙發椅。）快晚的時候，我還見過他，……看上去還跟

平常一樣。可是當我想起晚上就要跟你見面，而他呢？……呵，喬松，怎麼

了！我把過去的種種事情，都記起來了！

喬松
（含茹意地）燕華！

燕華 不，不！這真的太悽慘了！我正是高高興興的，跟你分別了，從你那邊跑回

來；他呢，却已經是那麼臉色灰白，手脚冰涼的了！……喬松，記得我們分別的時候，你跟我說的最後的話。……可憐，在我我說那些甜密的話的時候，他是已經死了呵！（口唇震顫）

喬松 燕華，親愛的，別說了，別說了吧！

燕華 可是爲了什麼？……究竟爲了什麼呢？這真太可怕太神祕了。假如說是爲了我的事情，……但是我想一定……一定不是的。你我的事情，我相信，他決不知道，而且我想他也已經另外有一個心上人了。……喬松，你快別再耽在這兒，快去吧！想一想，該怎麼樣才好？

喬松 到東洋去吧！現在我們不能走麼？開庭審判你非得出席不行麼？

燕華 當然的呵！我是第一個發見屍首，發見他死的人。喬松，假如萬一給偵探查究出你我的關係來，那怎麼辦呢？

喬松 （突然低聲）聽！鈴響！

燕華 （氣喘）噤呀！（移步到門邊）

（阿明進來，站着呆看喬松。）

阿明
（低聲）太太，偵探又來了！

（大家一怔。）

燕華
此刻我誰也不見。

阿明
我去對他說：你正在睡覺吧！太太，我想不出別的什麼法子來阻止他不進
來。

燕華
請他十二點鐘再來吧。

（但是正在阿明開門要走出去的當兒，偵探即跑了進來，倒把阿明關在門外。）

偵探
對不起得很，太太。這位就是戴喬松先生吧！

喬松
（吃驚）是的。

偵探
（把名片給他）剛才我到先生住的公寓里去過了。關於（指沙發）穆考林先

事件，……你可否回答我幾個問題？

喬松
我？

偵探 你昨天晚上在那里的？

喬松 在家里，怎麼樣？

偵探 沒有出去？

喬松 十點鐘之後出去了一趟。

偵探 對啊！十點二十分這時候你正在這兒附近跟穆太太分手的，是不是？

喬松 什麼？你意思是說……

偵探 先生，現在請你不用遮蓋，不用隱瞞了，這邊崗位上的警察看到你正在那時候，跟這兒的太太分別。這之前，是不是太太跟你在一塊兒，在你房間里的？

喬松 你有什麼權利，來問我這些問題？

偵探 先生，巧得很，我偶然碰上了這件差使，輪到我來辦理這樁案子。

喬松 我對於這件自殺案子，絲毫沒有關係。所以我也就不能答覆你的任何問題。

偵探 現在我就要知道是自殺還是被謀害。

喬松 什麼！謀害誰謀害了他？

偵探 這只有調查出兇手是誰了！（看住他）每一件案子，至少總有一個兇手的！

燕華 先生，你能調查出兇手來，代我丈夫報仇，我一定會重重地謝你的。

偵探 我們查明了你常常在夜里，和我丈夫報仇，我一定會重重地謝你的。

上你和她在一塊兒；今天早晨，她打過電話給你；你也打過電話給她。我們還查得你過去是這邊常常來往的客人，但是近來却有一年左右不來往了。先生，你今天早上收到穆考林先生的一封信……

喬松 一封信？我沒有。

偵探 對不起！請你老實說！

喬松 老實告訴你，我沒有收到什麼信。

偵探 他在死之前的一刻鐘，寫了一封信，寄出了的，我們很需要這封信。

喬松 我以人格名譽做担保，對你發誓，我實在沒有接到那樣的信。

偵探 假如你沒有接到這封信的話，那末，就可以表明你和穆太太的交往，並不

是穆先生自殺的原因了。喂，檢查一下你的衣袋行不行？（對方不肯）先生是明白事理的人，假如沒有接到的話，這對你本來也沒有什麼妨害。

（喬松把衣袋里的東西都倒了出來，偵探注視那些信件。）

偵探 嘿，這無非是形式上的手續，先生。（很敏捷地用手在喬松身上摸索了一遍。）行

啦！我同警察同到你那里去過，他看見了掛在你房里的像片，認識是你。

喬松 什麼？你們竟像強盜一樣的闖進我的房間里去過了！

偵探 （微笑）你想，我不知道你什麼時候回去，我又沒有閒工夫，在你公寓的走廊

里儘等着你！

喬松 這真是豈有此理？

偵探 呵！先生，不能這樣說，我們做偵探的，這樣做了，實在也並不怎樣！只不

過有一件東西我已經拿來了。想請你替我開一開。（走到門邊，叫喚。）四百十

五號！

（警察手里拿一個鐵着的油漆小匣子進來。）

喬松 這真是可惡極了！

偵探 (拿這匣子，向警察。) 是這位先生吧？

警察 是的，是他！

偵探 好，這就行了。

(警察走出去。)

喬松 把匣子還給我！

偵探 是的，先生，一定還你的，不過，却先要請你開一開。

喬松 辦不到。

偵探 那末我只得扭斷這上面的鎖了。

喬松 (不知所措) 想想看，這是誰都嫌恨的舉動，你一定不想把事件弄得更糟糕

吧？我已經對你發過誓了。

偵探 一位體面的紳士，常常會爲了救助一個女人，說出那樣的話來的。還是客客

氣氣地開一開吧。(拿出匣子)

喬松 我和這位夫人的交際，跟這自殺事件，毫無關係，穆先生也並不知道；即使他知道了，他也並不放在心上，他們的夫婦是各走各的了。

偵探 對極了！一點都沒有錯。假若你不見怪的話，我却以爲你就是使他們夫婦倆疎遠冷淡的原因呢！

喬松 不，不是的。

偵探 那末究竟爲了什麼呢？

喬松 這我那里知道！

偵探 我想我所要的這封信，一定可以把它一切都說得明明白白的。是自殺，還是被害，關鍵就在這封信上。

喬松 （憤懣地）我沒有收到什麼信。

偵探 那也馬上就可明白的。

喬松 （抓住匣子）什麼馬上就可以明白？

（正在喬松說這話時老是在那邊一動不動的燕華却走了過來。）

燕華

(很鎮靜地向偵探說) 好了，好了，已經够了。你說的，都很對，我們倆實在是

一對愛人。(偵探向趙點頭) 可是你就把這事情公佈了出去，鬧得滿城風雨，恐

怕對子你所辦的案件，仍舊不會有什麼幫助，這不過使我父親很傷心罷了。

就是單單這一場慘事，不是已經很夠他悲痛了麼？

偵探

(有些不舒服) 也許是的，太太，不過像這類的事件，必須弄得清清楚楚的。

燕華

(低頭)……

偵探

一發生了像這類事件，法律就顧不到什麼家庭的私事了。

喬松

什麼法律，毫無道理！

偵探

說得很對，先生，還是請你客客氣氣，把匣子開一開。

喬松

里面除了這位太太給我的私人信件之外，什麼也沒有。

偵探

是呵，我們不妨開開來證明一下。

燕華

喬松，開開來。

偵探

對了，太太，既然承你們允許，在我們這方面，也許沒有用得着這些信的機

會，那就可以原封不動，就照原樣奉還的，還得請密封好。

（喬松從錶鍊上取下鑰匙，開開小匣子。偵探取出一包信件，又取出了乾花，隨即小心地重又放了進去，一對戀人不知不覺地緊握着手，看住偵探迅速地把一封一封的信翻開，察看是否同出一人的手

筆。）

偵探 行啦，先生。你們總一定喜歡你們親自來封好的吧。

（喬松從燕華的手上抽轉了自己的手，閉起眼睛。）

（燕華跑到公事桌前，取出一個大信封，交給偵探，偵探便把信都放在里面，封了起來。）

喬松 你假如用不到這些信，爲什麼要拿下去？

偵探 只要穆太太不反悔剛才所說的話，你們是一對愛人，那末我們就用不到這些信了。不過，一有了這些信，就可以讓她不想反悔了。先生，你把印子蓋上，將來一定原封不動地奉還。

（偵探把信封擱在公事桌上，喬松蓋印。）

喬松 可否讓我替代夫人去出席檢查庭的審問？

偵探 (把信封放進到胸前的衣袋里去) 先生，這離開題目太遠了！(手指沙發) 太太是最初

發見屍體的人呵！

喬松 這真也太慘酷了！

偵探 是呵！先生，可是就在這些地方，……事情一旦出了常軌，那末結果怎樣就不可得而知了。但是，請放心，信任我吧。

喬松 請你給我一張名片。

(偵探交他一張名片，並把那除了乾花空無一物的匣子還給他。)

偵探 你咬定說你今天早晨並沒有收到穆先生的信，是不是？

喬松 是！沒有！

偵探 可是，我們總希望能夠得到這封信才好。(細察喬松的面色) 並且我心里確信我們總用不着……

(燕華走上前一步，凝視偵探。)

偵探 (露出不安的樣子) 這是我的職務，太太。

（偵探出去，門已關上，一對戀人並排站著，一言不發。）

喬松

（突然地）燕華，我們幹了些什麼呀？

燕華

（拿他的手）沒有什麼。喬松，不要發傻！這是運命。現在我一定得告訴爸爸了。這在爸爸，真是多麼難堪，多麼難堪呵！他決不會了解的呵！

喬松

不必着急，親愛的，這也許會是一個機會，說起來，這封信……

燕華

好像說他有一封信交給車夫王子平去寄了的，正在他死之前……

喬松

你是說他已經另外有了心愛的女人。

燕華

但是究竟是那一個呢？我們彼此從來都不問什麼，……這是事先講定了的。

這封信也許是寄給他母親的，一定是的。

（有人敲門，門被報館記者推開。）

記者

我可再和你談一分鐘話，穆太太，驚擾得很吧，我真對不起！

燕華

是呀！

（記者站在那裡，狼狽異常，把內二人，仔細看了一遍。）

燕華 說呀？

記者 正是爲了這樣一樁事情，你知道麼？今天早晨，有一位年輕女子，跑到你府上來，樣子是悲痛得心神失常了！

燕華 一位年輕女子？……（和喬松對看了一眼）不知道。

記者 也許在這一點上可以找出一點線索來的。（他注意到二人的使眼色，把二人仔細看了看。）幸虧我有一個朋友同在一塊兒，他已經去跟住這年輕的女人了。

燕華（突然地）你是不是想去拉扯另外一位可憐的女人，牽連到這案件里面來？

記者（頗窘）可是你知道，那女人真是心神慌亂得非常呵！我看她那樣子好像也要去尋死似的！

燕華 你是不是要去再弄得更糟糕一點？

記者 不，不，決不會的。不過，當然……那末你能否告訴我一些，關於那個女人的事情？

燕華 那個女人的事情，我什麼也不知道。

記者 謝謝你，那倒底總可以使事件簡單明瞭一點兒了。我本來打算來證實一下的。我很感謝你，再會，夫人！

燕華 (突然地) 我丈夫還有母親，請你別把這些事情登在報上吧，鬧得滿城風雨，

給他母親知道了，那一定是……

記者 呵！你可告訴我她老人家的住址。

燕華 她住在九龍，聽到這個消息，她一定心也碎了！她很寶貝她的兒子，每一個母親都寶貝她的兒子的，你懂麼？

記者 是呵！我懂的，這真是一個很慘的悲劇。

喬松 (嚴厲地) 也許你喜歡問一問我爲什麼在這兒吧？

記者 呵，不，謝謝你，不必了，我可以想，想像得到的！

(他走出去。)

燕華 呵！天哪！

(喬松站在那里。一動也不動。)

幕

第二幕

人

主筆

編輯

侯殿

記者

種老太太

羅老太爺

偵探

時

第二天。

景

香港「香報」編輯室。舞台後方有兩個可以看得見街景的窗子。右前方是進出的門。左面有一火爐。

幕

主筆在寫字台前翻閱稿件。

編輯進來。

主筆 早，褚先生！

編輯 你好，胡先生！看見了麼？

主筆 什麼？

編輯 特別消息。……今天我們「香報」本埠新聞版上有人家所沒有的特別新聞了！

主筆 啊，你是說：關於穆考林自殺的新聞麼？看見了。不過，我們報上登的，

……總是有一個年輕小姑娘，傷心得心亂失常，神經錯亂地跑去哭哭啼啼，

這一件事情靠得住麼？

編輯 的確是真的。

主筆 那末，別的報上怎麼全沒有提起？

編輯 所以說這是我們「香報」的特別消息呀！

主筆 這篇稿子發下去的時候，是誰過目的？

編輯 是我看過的。怎麼樣？主筆先生覺得……

主筆 我不大高興這段記事。

編輯 有什麼不對麼？

主筆 沒有，文字也寫得很動人，不過太帶有暗示性了！

編輯 好在他們總不能提起毀壞名譽的訴訟！那些可憐的傢伙！

主筆 是的；不過爲了這小姑娘的事情，警務處看見了我們報上的記載，總要跑來

麻煩的。

編輯 是呵！這都是我們的榮耀；假若沒有我們，偵探恐怕就捉摸不到這一回事

呢。

主筆 是的；不過這案件看起來，警務處要提起公訴的。

編輯 那不關我們。

主筆 那就很好。可是老褚你應該十二分小心留意才好。採訪記者是誰？

編輯 是年青的金欽去探訪的。他是很精明幹練的人。……而且好在我們報上也並沒有指出名字。你明白的，我們是非有新聞不可。這次穆考林自殺事件，一定會惹起社會注意，哄動一時的。

主筆 對呵！不過這事情一定叫死者的家屬跟親戚很難堪。

編輯 是呀！金欽說偵探正在追究穆考林太太的私事，追究她祕密的私生活呢！

主筆 呵！什麼時候開庭？

編輯 就是明天。

（僕歐拿着名片，走進來。）

主筆 （看名片，皺起眉頭。）來了！你看。（把名片給編輯）

編輯 穆老太太是誰呀，……他的母親吧？

主筆 請她進來！（對僕歐）這是你的事情呵，老褚！

（穆老太太，一位頭髮花白的婦人，跟羅老先生入。）

穆母 把那張報紙給我罷，羅老太爺！（從羅老先生手裏接過了報紙）你就是編輯先生，

總主筆麼？

主筆 是的。

穆母 （帶着極度抑壓過的情感）爲什麼登載了這樣一段關於我兒子的新聞？

主筆 我們正在談論這事情呢，穆老太太。這位是本埠新聞版編輯，褚先生。

穆母 呵！原來這事情是該你負責的？

編輯 是，那篇新聞稿子是我看過了發排的。你有什麼不滿意的地方，老太太？這

全是事實呀！

穆母 我得到這惡消息的時候，我還是在九龍鄉下。我一跑到香港來，第一樁事

情，就是看到你們這樣混蛋的記載。

編輯 其實這是很空泛的，……也沒有名字，……究竟是什麼人，誰也不會清楚的。

的。

穆母 哼，你們這樣不明白讀者心理的麼？經你們這樣一登出來，自然就會加上最

惡意的解釋了！唉，我死了兒子還不算，還要給人家惡意的登報！

編輯 說是使你難過，那真是萬分對不起了，老太太。可是老太太恐怕還沒有想到

要提起公訴，公開審判，是要把一切都公佈出來的。我們無非是想盡力趕快幫着去找到事實的真相。你少爺自殺的真相！

穆母 真相？那跟你們有什麼關係？

主筆 那實在是最重大的問題呵，老太太。報紙原是社會上一切不公正的大敵。

光是祕密調查，不經公之於社會人士來公決，那是對誰都沒有什麼益處的。

穆母 （憤激地）哼，這不過是你們的門面話！你們只要報紙銷得了，賣得出錢就好

了。可是爲了你們這一點，我那死無對證的兒子的名譽就受了污蔑了，……

他的事件，竟在沿街叫賣了！

主筆 （做出一種嚴嚴）那也並不這樣簡單。自然我們總希望報紙銷得廣。一家報紙

倘若是鎗不出，那就辦不下去了。不過在這樣的事情里面，要說是有惡棍的話，那末這惡棍却是那些愛看這類新聞的大衆，老太太，……決不是我們。

穆母 你肯不肯把這段新聞，更正一下？

主筆 老太太心里難受，我們是很懂得的；不過更正一下，這也不會有什麼效果吧。因為經過法庭一審判，一定更要把一切和令郎的死有關係的事情全都發表出來的。

穆母 只要你們不多管閒事，不造謠生事，這就永遠也不會被人家知道的。

主筆 這樣說起來，那末老太太已經承認有這麼回事了！

穆母 一切對於我兒子不利的事情，我都不承認，他實在是一個好人！

主筆 對呵！不過老太太究竟想不知道令郎自殺的原因呢？

穆母 那怕只有上帝知道了！

主筆 呵！上帝恐怕總不會讓旁人知道吧！不過假如沒有一個人知道的話，那末怕

就難免有人要受冤枉了，比喻說吧，現在就有人告訴我們說：偵探却相信這樁案子的起因，是根源於穆少奶奶的品行呢！

羅老太爺（勃然大怒）什麼？

主筆 對不起！

羅老太爺 你說的穆少奶奶就是我的女兒。你既然說，那可得請你好好地說個清楚了。

（主筆看着編輯。）

編輯 實際上，偵探正在這一方面探尋線索呢！

羅老太爺 哼！這個混蛋的謠言，真是從何說起？唔，你趕快明白白說出來！

編輯 這完全是祕密的真情，……偵探的確是着眼在這方面，從事進行偵察調查的。我們的探訪員……

羅老太爺 呀！倒派了人去干涉人家的私事了！真不知道你們究竟是什麼用意？

編輯（憤懣地）那也不應該這樣說。……不過……

主筆 且等一等，褚先生。（他接鈴）是金欽吧，你說的？

（褚滿面怒容，點頭示意。）

（僕驚進來了。）

主筆 金先生要是在那里，就請他到這邊來。

（僕歎退出。）

主筆 呵！對不起得很！這本來也是人情之常，可是我們總該喜歡講求點禮貌。論到私人的情感，和我們對於讀者的義務，在這兩者之間，我們往往是很難選擇的。

羅老太爺 這和讀者有什麼關係？你們有什麼義務，去滿足他們那種混蛋的好奇心？也好，幸虧還有毀壞名譽就得賠償的法律存在着！

編輯 是呵！可是對於偵探，這名譽毀謗罪，是不會成立的。至於我們，却並沒有發表什麼關於令媛的話。

主筆 老太太！這等於告訴你說，假如真理應該弄個明白的話，那末，這是多麼重

要：一切事件，關於它的任何一方面，實在非得都知道不可。

（穆老太太正要答話。

（記者跑進來了。）

主筆 我知道你正在探訪穆考林自殺事件的新聞。這一位是穆先生的老太太；這一位是穆夫人的尊大人。

記者 是，是。（鞠躬示敬）

羅老太爺 關於我女兒的事情，你在說些什麼？

記者 （不安地）說起來，自從會見了你老人家之後，我爲了那個昨天早晨來訪問死者的年輕女人^①的事情，又去問過你令嫻一兩句話……

穆母 （插進去）呀！原來是你！那末這造謠生事，毀謗我兒子的責任，是應該歸你負的！

記者 （彎了彎腰）實際上我也不過是遵照報館的命令做事吧了。

羅老太爺 關於我女兒的事情，你對你們的總編輯總主筆說了些什麼？

記者 說的不過是就我自己觀察所得的一些事情。至於說關於穆少奶奶那些事情，報上什麼也沒有發表。

穆母 你爲什麼却編造出那些關涉那個年輕女人的謠言？

記者 (憤怒地) 謠言？她是穆先生的情人呀！那絕對不是謠言，是從她自己嘴里親口說出來的話呵！

穆母 (再把自己的情感，抑制了一下。) 就算是我兒子的情人吧，那末對於我兒子的自殺，究竟又有什麼關係？

編輯 我想，那是審判員檢查官應該管的事情吧！

穆母 請你把那女人的住址告訴我，好不好？

記者 (向主筆) 我可以把住址說出來麼？

主筆 好罷。告訴她。

記者 勃代林道，四十八號，鄔白蘭小姐。

穆母 (把地址寫了下來) 你去麼，羅老太爺！

羅老太爺 請等一等。(向主筆) 我想，關於這自殺事件，你們的報紙，除了登載審判的公告之外，總可以不再說什麼隱隱約約的話了吧？

主筆 (停了一下) 要是那樣地允許了你，豈不是我們的報紙自己認了錯麼？那實在是萬萬辦不到的！我不能不受事件的指導，就是說，不能不根據案子的發展來發揮我們報導的責任！

穆母 這真太可怕了！……太可怕了！

(她轉身就走了出去。)

羅老太爺 你還是允許了我的要求吧。

主筆 不，不行。報紙是不應該那樣地受摧殘，受威嚇的！我們是公平的報紙！

羅老太爺 好吧！我現在立刻就找律師去。

(他跟著出去。)

主筆 這不行呵！假如他們找到了那個小姑娘，把她拐走了，或者藏了起來，那末我們就不能證實我們的新聞了。我們應該要搶先一步才好。金先生，趕快去

還是你自己去把那小姑娘帶走了吧。

記者 是，我一定不放过這機會。

（記者走出。）

主筆 這兩個老傢伙，真是一對不可理喻的老頑固！

編輯 那老頭子的脾氣真大。

主筆 他們都以為別人故意喜歡和他們搗亂呢！

（僕歐進來。）

僕歐 胡先生，有一位偵探局的偵探要見你。

主筆 老褚，我不是對你說過麼？來了。（對僕歐）叫他進來。

（偵探走進來，把二人一看了一看。）

偵探 我是爲了你們登載的穆考林自殺事件的新聞，特地跑來的。

主筆 是麼？

偵探 關於那個女孩子的事情，怎麼樣？

主筆 是呵！我們居然有了你們還沒有知道的新聞了。

偵探 對不起，老實說，這完全是警察範圍之內的事情。我們不願意有什麼旁的什麼干涉。你們要是喜歡報告消息給我們，那末儘可以報告的；否則恐怕就只能作違章論，勢必至於非查辦不可了。

主筆 那我想你辦不到吧。這案件現在還沒有提起公訴審判呢。

偵探 (冷淡地) 且看罷。

主筆 我們不單單是對於你們，就對於一般讀者大眾，也有我們的義務。像這次的
事件，真是一樁不可思議的怪事！

偵探 那個女孩子的姓名住址可不可以告訴我？

主筆 自然囉；對於你們，一切的幫助，我們都很願意盡力的。不過我想，我們總該够得上受一點兒特別的贊賞吧。比如你們今後關於供給我們消息方面……

偵探 呵！呵！

主筆 我們是在援助你們呵！作爲這次報告這個消息給你的報酬，那末，今後關於

你們發送給報館的消息，我們應該有一種「互惠的條約」——好不好？

偵探 好吧，那是不消說得的。

主筆 褚先生，請把住址告訴他罷。

編輯 勃代林道，四十八號，鄔白蘭。

偵探 （把地址寫上記事冊）謝謝！再會。

（偵探出去。）

編輯 （再看一看錶）假如金欽手段敏捷的話，那末這些傢伙，一定都會撲個空的。 73

他們還有什麼法子？

主筆 我們且看吧。我真有些厭倦了。老褚，報紙爲要滿足人類好奇的自然本能，却受盡了種種的責備。我們別去管他們說些什麼，總之好奇心是世界上最強有力的東西。就連我自己，也很想知道穆考林究竟爲什麼要自殺。我想他總是自殺的吧？

編輯 總是的罷。在這一點上，沒有什麼疑義。

主筆

(跟着自己的想頭說下去)總得有人應該去滿足世間一般民衆的好奇心。爲什麼世人就不應該知道？新聞——只要是真實可靠，我就決計按照事實去記載，以供獻給這些好奇的大衆們。努力前進吧。自然要有相當的謹慎，而且也得顧全面子。假如偵探要用到那小姑娘的話，那末我們也願意交出去。無非要使他們知道：我們實在是比他們更敏捷。這本來對他們也沒有什麼害處。(重又坐向桌前，翻閱文件。)

編輯

據我的估計，因爲今天這個特別消息，我們的報明天準可以多銷三五千份！

(電話鈴聲。)

主筆

(接)喂，喂，「香報」館……

——幕——

第三幕

人

鄧其昌

鄧白蘭

阿明

羅燕華

記者

程老太太

羅老太爺

偵探

時

次日早上。

景

穆家的書齋，窗棧還沒有撩起從隙縫處，射進狹細的陽光來。

幕

阿明把鄔其昌和他女兒領了進來。女兒垂頭喪氣，彷彿還在哭的樣子。父親是一位油漆匠模樣，有着大都市中孤獨的老手藝工人的怪癖，態度謙卑而幽默。

阿明 請在這兒等一等，我們太太正在用早飯。呃，你貴姓？

老鄔 鄔其昌。百家姓上有的，鄔焦巴弓的鄔，五世其昌的其昌。所以，鄙人叫鄔

其昌。請你說我有特別要緊的事情，來求教太太。

（阿明走出。）

（老鄔欣賞室內一切。）

（白蘭悒悒地站在那里。）

白蘭 (突然) 呵！爸爸！不行，我怎麼可以跟這邊的太太見面呢！

老鄔 阿蘭，你放心，我相信這位太太不是老虎，不會吃了你的。你不是幾次三番

地告訴我：他們夫婦倆是各走各的路了麼？那就不會有什麼了。

白蘭 呵！是的！他們是這樣，……是這樣的。

老鄔 那末，就放大了胆子，讓咱們來把這樁事情弄清楚吧。只有這個辦法，才能叫那些報館里的傢伙，不來糾纏着咱們。

(他從衣袋里取出折疊的報紙來。)

(燕華進來。)

燕華 呵！你們是要會

(白蘭喘氣。)

老鄔 是的，呃，是的，太太。慫好？(把衣衫理一理平正)也許我不應該把女兒帶到這兒來的，不過在倒霉頭上，……在一樁事情逃避不開，脫不了干係的時候，也只能硬着頭皮來碰一碰，試試看了。

燕華

（注意端詳邱白蘭）呵！

老鄔

昨天晚上報上的這一段新聞，太太已經見過了吧？（呈上報紙）

燕華

（接過報紙）是的，看見了。（放下）

老鄔

我每天總在吃晚飯的時候，喜歡看看晚報，念一兩段新聞才睡覺的。所以昨天晚上看了這一段新聞的時候，不用說，我做夢也沒有想到，說的是我自己的女兒。爲了好玩，覺得蠻有趣味，我就念給我女兒聽了一段，誰知道，她聽了就哭，倒叫她把底細都和盤托出來了。呃，太太，你知道麼？……就是關於她跟你們穆先生的事情。不過，太太，這件事情，我還是第一次聽到，真的，我一點也不撒謊。致于太太究竟知道不知道這回事，那我自然就不明白了。

燕華

一點兒也不知道。

老鄔

呵！呵！對了，我常常說……一言出口，駟馬難追，真話一說出來，那怕你就馬上停住，不再說下去，也就沒有用了。看起來這私通的事情，一定是真

的了。咳，這孩子的母親，是廣西人；一向教管得太嚴厲，等到她媽一死，就沒有人再教管她了。後來這孩子就在咖啡館里做事情，自然很容易討人歡喜的。不過我，却做夢也沒有想到她竟會有祕密的事情。現在，我只有請求太太寬宏大量，不必介意才好。

燕華

（冷淡地）呵，你說完吧。

老歸

太太已經看見了，報上說她是心慌意亂，神經失常的女人，好像暗地里在說，這次府上的災難，她却是禍根呢。可是這孩子自己告訴我，她並沒有關係。阿蘭，你把告訴我的話，就是在什麼時候，最後會見了穆先生，把這些話，一五一十的說給太太聽吧。

燕華

是的，請你告訴我。

白蘭

（有一點哽咽，調整了一下聲調。）呵！太太！我……我在出事的前一晚，還見着他……他……他……他領我到沙利文去。太太，決不是爲了我，……我不是，……不是這變故的禍根呵！他也跟平常一樣的很和氣。我……我也並沒有什

麼叫他爲難的事情。我們從來沒有，……從來沒有什麼！……（她遮蓋起面孔，

又突然的恢復了原狀。）我太喜歡他了，我實在崇拜他。我真的一點兒也沒叫他

爲難什麼的！

燕華

（平靜地）你昨天早晨到這兒來過了，是不是？

白蘭

是的，我一時糊塗了。當我早晨在報上看見了這不幸的消息，就趕了來，想見見他！當我離開此地的時候，就有了一個人跟住了我問我這樣那樣。他說：

要是我不說老實話，他就去報告警察。我昏了頭，糊裏糊塗地，自己也不知道對他說了些什麼。這樣一來，他們走了，就在昨天晚上登了這些個新聞。其實關於我的事情，真也沒有什麼可以登載出來的呵！咳！也許我做了對穆先生不利的事情了！實在我無論怎麼樣真也不願意損害他的呵！（她勉強

地抑制自己的情感）

老鄔

（激昂地）呵！報館記者，真是捉摸不定的，他們滿天飛，到處都是。現在又

有一個跟牢了她，要她逃走，勸她躲藏起來呢。說是在這件案子沒有明白之

前，最好別出來，免得偵探上門，警察來打麻煩。我就對那個記者說：「這關的是什麼玩藝兒？我這女孩子和這件慘案，沒有一點兒關係。請你別這麼張羅！」可是他却始終不肯放手，我被他麻煩得頭痛，自己想了又想：「我無論怎樣，總得把這件事情，像煞車一樣的煞住才好。唯一的方法，只有把這孩子領到憲府上來。」呃，太太，我實在也不喜歡領她來的，不過沒有辦法，就把她帶來了。可是那報館里的傢伙，還不肯歇手，我怕他一定會跟着我們上這里來的。

燕華 嗯！我想他一定要跟了來的。

老鄔 我得告訴他，他應該留心一點才好。我的女兒年紀輕，也許做錯了什麼事情；不過她總是個好孩子呀，我總該幫着她點兒的。據我女兒說，她跟這案件，絲毫沒有關係，既不是什麼幫兇，更不是什麼主犯。呃，呃，只要您太太把穆先生自殺的原因，對那報館的傢伙說一說明白，那末就可以封住了他們的嘴，不會再糾纏不清地釘牢在我女兒後面了。

燕華 我實在也不知道是什麼原因。

老鄔

(呆然) 怎麼！報上雖然說是案情複雜，謀害或者自殺，籠罩在五里霧中，我以爲太太您總一定知道的，知道得比誰都清楚！(搔搔頭皮) 總之一句話，非得像煞車一樣的煞住他們不可。呃嘿，好在阿蘭的姓名，現在還沒有在報上登載出來。

燕華

我的父親和穆先生的母親，今天一早就趕到報館里去了，但是我想恐怕已經太遲了吧。偵探先生一看到這段消息，我想他們一定也要到報館里去打聽，追究的。

老鄔

(發怒) 呵，那些報館里的傢伙真該死！要是他們把我女兒的事情，都登載了出去，那對於我的女兒，實在是一個大災難，倒霉，要跟害虎列拉一樣的倒霉了！

燕華

那對於我們大家，都是一樁可怕的災禍，伍，伍……呃，你貴姓？(忘記了他的名姓)

老鄔 鄔，百家姓上，鄔焦巴弓，五世其昌，呃，鄔其昌！

燕華 (向他的女兒) 今天早晨你有沒有接到穆先生的一封信？

白蘭 沒有。星期天，我離開他的時候，他也並沒有說什麼訣別的話。現在說他死

了，自殺了，我真不能相信。

燕華 你想得出他為什麼自殺的原因來麼？

白蘭 (搖頭) 不，想不出什麼原因，不過有時候他突然的不說話，憂愁起來，好像

有心事似的；而且他的眼神——

燕華 是麼？

老鄔 呃，阿蘭，在太太面前，說這樣的話，實在太放肆，太失禮了。不過，也真

是的，我總覺得一個人不應該這樣死得不明不白，倒叫別人來鬧哄哄的鬧不清，讓大家像猜謎語，看把戲似的，急于要知道個究竟，我想這真太，太那個，呃，我說，太犯不上了！

燕華 他在自殺之前，寫了一封信，但是不知道究竟是寄給誰的。假如找到了這一

封信，那末事情就可以弄明白了。

老鄔 怎麼樣的一封信？

（外面賣報聲。）

聲音 ……唉，賣報，……賣報，看看這條馬路上發生的新聞！……桃色糾紛，……

……一個人自殺了，爲了爭風吃醋，自殺了！……

（室內大家難堪地相看。）

老鄔 咳！這真實在太，太那個了！真是給那些有祕密事情的人一個大警告，現世報！（覺得不適宜）呵，不，那個賣報的真混蛋！

（阿明進來。）

阿明 昨天那位報館里的年青先生又來了，說是要進來見一見……

老鄔 欸，我就知道他會跑來的！

阿明 你不要不要見他，鄔先生。

老鄔 誰？我？

阿明 是你，他說要見你！

老鄔 哼，我才不見他呢？我爲什麼要見他！（慢騰騰地一步一步地移動着逡巡不進）真

的，太太，這種事情，我一點兒也不懂；我還是去會會他，行不行？

燕華 也許是會一會他的好。阿明，叫他進來吧。

（阿明開開了門，記者跑進來。）

記者 太太，好麼？對不起得很，這要請你原諒。……我們報館方面，現在正在竭力想法子，務必要把那段新聞，足以引起的影響，化得極其微小。

老鄔 （嚴肅地）本來早就該想到的呀！呃，我問你，你究竟爲了什麼？喜歡這樣的張羅，鬧不清的？我常常愛看你們的報，覺得你們的報倒很有趣。

記者 是呵！鄔其昌先生！你也覺得我們的報很有趣，所以很愛看麼？

老鄔 （張口結舌）怎麼說？

記者 假若你們讀者，對於這類案件，不感覺得有興趣，不愛看的話，那末我們也就用不着張羅，不會登載這些新聞了呵！

老鄔 呵！呵！

記者 不過，我總希望你現在已經改變過念頭，按照我的主意，讓你女兒安安靜靜的到別處去住一住，過了一個時期再回來。你知道這是跳出是非漩渦的唯一妙法。沒有比這樣更清淨，更妥當的法子了！

老鄔 那末她那咖啡店裏的事情怎麼辦？你知道我們是做一天吃一天的，現在的生活程度這樣貴！

記者 只要說是身體不舒服，告個假，休息一下就行了。你放心，一切費用，都由我們報館里担任。

老鄔 阿蘭，你看怎麼樣？

白蘭 呵！好吧！好吧！祇消……

記者 那末立刻就走吧！今天下午我們就會把你需要的一切東西送過來的。

老鄔 （突然起了疑心）可是！我怎麼能夠知道你是不是誠實可靠的人呢？而且你爲什麼要這樣做？這對於我們真有好處麼？

記者

(做出使對手放心的態度，極其樸實，和氣。) 鄔先生，誰也看得出你女兒是很……很

悲傷。這樣的刺激，對於像她這樣年輕的人，真是太可怕了。再說關於這件

案子，又是這樣，這樣複雜！……呵，我老老實實是一個規矩的正經人。

燕華

你可以相信他的。不過……

記者

(急接) 還是太太的話，說得不錯，謝謝太太。

(當記者正在說話時，左邊的門開了。)

(穆老太太，羅老太爺走了進來，站在那里，察看一下情勢。)

穆母

這就是報上說的那個年輕女人吧？

燕華

是。

穆母

(向那女孩子) 我們剛才從報館里打聽到你的住址，到你那里去過了。

燕華

他們父女兩個到這邊來看看有沒有辦法。

老鄔

呃，老太太，老太爺，請原諒！

穆母

(向記者) 你呢？

記者 我是受了報館的差遣，跑到這邊來，想法子讓這件事情，不要再張揚開去。

穆母 (走到白蘭前面) 照這個人說，你是我兒子的，我兒子的，……噯，報上說的，

是真的麼？

白蘭 (低聲) 是的。

穆母 我兒子真的是因爲你，爲了你自殺的麼？或者還是因爲你，被人家謀害殺死的？

白蘭 (高聲) 不是的，一點也不是！

記者 (急于聲辯) 呃，關於這件事情……

穆母 (向正在說下去的記者) 你聽見了麼？不是的，一點也不是！先生，請你快走開去
吧。

記者 我真抱歉，不過……

穆母 不過什麼，這事兒，使你……這事兒，你還抱歉什麼？

記者 請你原諒。老太太，這樣的話，真有點太不公平了。我正跟你一樣，也很討

厭這類的事情呢！可是一般都喜歡談論這事。

的新聞，我也就沒有法子了。

問：鄒先生吧，我是也。

（他從左面）

羅老太爺

歡看這樣

白蘭

穆母

(驚)

真相；人

够保持我兒子身名自

白蘭

該怎麼樣辦？請老太太吩咐！

老鄒

我們大家都一樣，落在爲難當中了，這真應言！

穆母 對呵！白蘭，你肯不肯證明一聲：你和我兒子，絲毫沒有關係？

老鄔 (搖頭) 推翻已經說出口了的證據麼？那恐怕太難了！俗話說，一言出口，

駟馬難追！

穆母 這樁事情，除了方才來的那個記者之外，有沒有別的人知道？

白蘭 就是有，也不是我親口說的。

老鄔 這種事情，只要一追究起來，那就不能祕密了。品行不端是一件事情，但是

既經不端了，却硬要說是沒有，那一定是空尋煩惱，自討沒趣！

穆母 現在不是有趣沒趣的問題！我問你，你跟我兒子相識，已經多久了？

白蘭 差不多快有一年了。

穆母 你從我兒子手里得到過錢財沒有？

白蘭 從來沒有過，這完全是爲了愛情。

穆母 爲了愛情，那末你是很愛我兒子的了。

白蘭 是的。

穆母 你說爲了他，無論有麼事

是不是？

白蘭

（點頭）……

老鄔 老太太的意思，是要……

穆母 你肯不肯立刻就獨自一個人，不聲不響地逃離開去？

白蘭 呵！可以的。

老鄔 落得乾淨，自然是可以的！

（但當她正在說話時，羅老太爺從右面的門重回到室內，他露出極其嚴重的模樣。）

穆母 （向他）這女孩子，她肯立刻就逃離開去。

羅老太爺 那不行！

穆母 爲什麼？

羅老太爺 （搖頭）

穆母 （凝視了他一下，向羅其昌父女說。）請你們到那邊飯廳里去等一等罷，對不起。

（羅其昌父女從左面的門走出。）

穆母 爲什麼不行？羅老太爺。

羅老太爺 燕華，她……

穆母 不貞潔麼？

羅老太爺 考林和燕華已經各走各的路，快一年了。考林既然有了這個小東西，那末燕華的行爲，想必和他這次的自殺，就沒有什麼關係了。假如偵探知道了

這一切，那就會明白的。

穆母 你的意思，是要把這個小姑娘的名字，告訴給偵探麼？

羅老太爺 那是一定的，一定得報告偵探的。

穆母 這就違背了死者的心意，那太對不住死了的人了！

羅老太爺 我不能讓燕華丟臉。

穆母 那末燕華倒願意考林的名字受糟蹋麼？

羅老太爺 我是燕華的父親，燕華是我的獨生女兒，她就是她的一切。難道就讓她

在我眼睛跟前，被人家糟蹋，受人家侮辱麼！

穆母 那末我呢！（憤激地）考林是我的獨生兒子呀，我兒子死了，還不足够我傷心

麼？

（二者相對默然。）

（阿明走了進來。）

阿明 偵探來了！

穆母 （吃驚地） 在什麼地方？

羅老太爺 （失神地） 在什麼地方？

阿明 在走廊里。

穆母 那末，那些人呢？

阿明 在飯廳里。

穆母 偵探已經看見了那些人沒有？

阿明 還沒有，老太太。

穆母 那末立刻去把偵探叫到這邊來罷。

(阿明退出去。)

穆母 羅老太爺，你別把這事情告訴偵探吧！不能告訴他的呀！

(羅頭向後仰，靜寂地站在那里。)

(偵探敏捷地走了進來。)

偵探 是穆老太太吧。(點頭)這位想必是羅老太爺了。(點頭)我來會一會令媛。

(他從右面的門走出。)

偵探 真是一樁悲慘的事情，老太太，你能不能告訴我一些跟這案子有關係的

事情？

穆母 沒有什麼

偵探 沒有接到令郎的一封信麼？

穆母 沒有。

偵探 沒有？我想一定有的！

穆母 是沒有，真的沒有！

偵探 老太太是打算留在這裏麼？

穆母 是的。

偵探 也許很想早點離開了好吧，經過檢查，起訴，開庭，偵察，這一定是很難堪的呵！

穆母 不，並不想離開。

偵探 那自然是隨老太太喜歡。不過，這樣怕你心里總容易惹起悲痛。

穆母 咳，我是過慣了悲痛生活的了！

（燕華和她父親從右面的門走進。）

偵探 （謹嚴地向燕華）太太，我得到報告，說是：有一個年輕女子，在出事的第二天

早晨，心慌意亂地，跑到這邊來過。這女子的住址，我已經打聽出來，姓名也已經知道了；可是我想在去找她之前，問一問太太，看知道不知道這事情

的底細。（他站在正中注意每個人。）

（羅老太太愈點頭不語。）

（穆老太太非常嚴肅。）

（燕華緊張地嚙住口唇。）

偵探 太太，說呀！

燕華 什麼也不知道。

偵探 那女子爲什麼要跑到這裏來，太太竟也一點原因都不知道？

燕華 不知道。

偵探 從來沒有看見過她麼？（他依舊留心各人的態度）

（羅老太爺突然挺起身來。）

（穆老太太急急地轉眼釘視燕華。）

（燕華的眼睛向下，但在說話的時候，她又朝上面。）

燕華 從來沒有見過。

偵探 這是一樁很麻煩的案子。我却希望無論那一位，給我一個坦白的回答。穆先

生和這女人親暱的事情大家竟一點兒都不知道麼？（向燕華）太太？

燕華 不知道。

偵探 (向穆老太太) 老太太？

穆母 不知道。

偵探 (向羅老太爺) 老太爺呢？

(會話中斷了一瞬間。)

(燕華輕輕地搖頭。)

(穆老太太動了一動手。)

羅老太爺 (透了一口長氣，差不多眼睛全閉上了。) 不知道。

(沈默了一刻。)

偵探 你們大家不知道，那末我知道！

三人 (同時) 你知道什麼？

偵探 他們現在都在飯廳里！

三人 (同時) 呀！

偵探 我們叫那女人和她父親到這裏來問問看。（他注意各人吃驚的模樣）太太，請你叫他們來吧。

（燕華走到火爐傍去按鈴。）

（羅老太爺透了一口安心的長氣。）

穆母 （着急）不要去翻屍倒骨吧，還是讓我兒子安靜地死，安靜地長眠的好！

偵探 （冷靜地）老太太，我很同情你，不過案子總只能當案子辦！

（穆老太太，一雙瘦小的手緊握着，微微地有些搖擺不定；隨即坐在那寫字台前的椅子上。）

（阿明進來。）

燕華 請鄔先生和他的小姐進來。

（阿明退去。）

偵探 你們大家不樂意我這樣的做法，我很理會得到。不過，總要請你們原諒。……

我們無非要想明白事件的真相。

（老鄔和他的女兒從大廳裏走了進來。）

(偵探仔細審視着女子，並且招手叫她到面前來。)

偵探 我是承辦這件案子的偵探。你是叫鄔白蘭，住在勃代林道四十八號，在露西咖啡當女招待，是不是？

白蘭 是的。

(老婦走近她身旁。)

(羅老太爺在火爐邊。)

(燕華站在沙發椅旁。)

偵探 你昨天早晨跑到這裡來過了吧？

(白蘭眼睛轉動，煞是不寧，却沈默不作聲。)

偵探 請你回答我的話。

白蘭 是，來過了。

偵探 跑來做什麼？

白蘭 我神經錯亂了。

偵探 神經錯亂了！爲了什麼？

老鄒 （走上前去）你爲了什麼，要跟我女兒爲難？我告訴你，她什麼也不知道。

偵探 哼，等着瞧吧！（向白蘭）你聽到了穆先生死的消息，你覺得怎麼樣？

白蘭 太悲慘了！唉！（突然雙手把面孔遮掩起來）

老鄒 這是什麼一回事？我告訴你了，她對於穆先生自殺的原由，真的什麼也不知道。

偵探 好，要是現在不肯回答的話，那末明天非得到法庭上去說不可了！（向白蘭）

說罷！穆先生的死，你覺得怎麼樣？

白蘭 （露出面孔，漏出這樣一句話。）我一切都失掉了！

偵探 你的意思是說，穆先生是你的一切？

白蘭 是的。

偵探 那末你對於他呢？

穆母 （餘利地）只有我的兒子，活過來，才能回答這個問題了。

偵探 (凝視白蘭) 她明白我的意思。(加重對白蘭) 你是不是穆先生的一切？

白蘭 (突然變成石頭一般地堅固) 不是的！

(燕華和羅老太爺驚慌。)

(穆老太太寬心。)

(鄒其昌不安。)

(偵探看出了這一切。)

偵探 你最後會見穆先生，是在什麼時候？

白蘭 在他自殺的前一天——

偵探 在什麼地方？

白蘭 沙利文。

偵探 說吧，說真心話！……你跟穆先生，交情很好吧？

白蘭 不。

偵探 (微笑) 可是他卻依舊是你的一切。

白蘭 呵，不，不是！

偵探 你是做什麼職業的？

白蘭 （陰沉地） 你知道，我是咖啡店女招待。

偵探 很好的職業呀，那末你是在追求這位先生麼？

白蘭 我是愛他的。

偵探 愛他，並不想有什麼結果？

白蘭 呵，請你不要再問了。

偵探 （安慰似地） 說呀。說吧，不要緊的！

（老鄢靠近女兒身旁，搖她的袖子。）

偵探 呵，你知道在法律的後面？說謊話，是沒有用的。你的女兒，是死者的……

呢，說吧，這是大家都很清楚的了，說出來，證實一下！

老鄢 她有些神經錯亂，難道你看不出來麼？

偵探 好，不說也好，那末快把昨天早晨接到的，穆先生給你的那封信，交給我！

白蘭 信？我並沒有接到什麼信。

偵探 什麼？那封信是通知了你他自殺的消息，你才跑到這邊來的，你還要說沒有接到？

白蘭 這全是假話。我是在報上看見這消息的。

偵探 （開始用着鋒利的語調）不要對我說那樣的話吧。好好地把那封信交給我。

白蘭 ……

羅老太爺 （前進一步）算了罷！別再跟這可憐的女孩子鬧不清了！（用那種往昔的老調）

聽見了麼？偵探先生！

偵探 是的，聽見了。可是，還是請你原諒我，這女人不肯回答我，實在對於你，

對於令媛，都是不利的呵！

穆母 （起立）她已經回答了。她所說的話，就是到法庭上去，也可以重述一遍的，

她尊敬我的兒子，……許多人都是這樣的，就說她愛了我的兒子吧，假如你喜歡這麼說，那就……

（她斬釘截鐵地說了，偵探在這一瞬間，却完全受了驚嚇，錯愕不寧。）

偵探 告訴我吧，令郎究竟爲什麼自殺？說明白查清楚了，那末我可以不管了，老太太。

穆母 我也說不上。請你就這樣算了吧，反正都是一樣的。

偵探 （恢復了原狀）是呵，這聽起來自然是很正當的話，可是那樣一來，案子就辦不下去了。（向白蘭）我給你一個最後的機會，假如你再不肯說實話，那我就得開始審問了。也許這是對付你最適合的辦法，你自己應該很明白的。

白蘭 （突然，感情激變。）我什麼也不願意告訴你……一句話也不願說……無論你怎麼樣問，我都不說！對死者有害的話我一句也不願說。

老鄔 （警告似地）阿蘭！

白蘭 呵！我不願意說，他已經死了。

（穆老太太，用她纖小的手，把白蘭的手腕，緊握一下。）

偵探 （冷酷地）這真是從來沒有聽見過，實在太藐視法律了！

羅老太爺 不要糟塌死人事，偵探先生！

偵探 對呵，羅老太爺，我很懂得你這句話的意思。可是我非得把一切可以說明這樁橫死的事由調查清楚，而且連同這案件，呈送到法院檢察官那里去不可，這是我的職務。（他到門口，開開了門，說。）四百十五號，請那報館里的記者先生到這邊來吧。

老鄢 這真是殘酷的審問，他們都是通連一起的，我們走吧，阿蘭！

偵探 （冷靜地）你可以走，可是你的女兒却不能走。

（他正在說時，記者走了進來。偵探背門而立。）

偵探 我在街上問你的時候，你回答我的話，請再照樣說一遍吧。

（記者正在左旋右轉，要想把背勢看一看清楚，隨即走到偵探面前。）

記者 那又何必呢？這未免太使人難受了，況且在座的人，都完全知道的。

穆母 你搬弄是非，還沒有搬弄够，搬弄完麼？

偵探 請你照樣再說一遍吧。這女人是不是穆考林的情人？

記者 (對於穆老太太的話，有些惱怒。) 她昨天向我們報館方面的人，是這樣說過的。

偵探 (向白蘭) 你還要狡賴，不肯承認麼？

(白蘭閉起雙眼，身體動搖。)

穆母 (急急地跑過來) 這女孩子真要昏倒了！

老鄔 (尖銳地) 孩子！定心一點！

(白蘭重又閉起眼睛。)

偵探 你還要說你沒有接到信麼？

白蘭 (一種沈鬱的聲調) 我沒有接到什麼信。

偵探 (向老鄔) 你現在可以把你女兒領回去了。(向記者) 你也可以走了。可是我警

告你要當心！無論是誰，要是在法院檢查官偵查沒有完結，不曾公開宣判有罪無罪之前，想在這女孩子身上搗鬼，比如說把牠藏起來，想獨佔新聞的話，他一定會被檢舉的。除非她把那封信交給我，否則她非出庭到嫌疑犯席上去受審判不可。

老鄔 呵！你真是個討厭的傢伙！

偵探 嘿，對不起！

（老鄔父女退場。）

（記者徬徨不定地站在那里，但看到偵探的下顎強烈地動了一下，他也走了出去。）

偵探 那女人一定接到了那封信的。（敏銳地轉向燕華）太太，除非你能告訴我，誰接

到了那封信，想必你總前後想過一下，打算過了吧。

燕華 戴喬松先生並沒有接到什麼信。

偵探 是呵！關係穆先生的事情，我已經都調查過了，什麼地方，也找不出差錯

來。銀行的存款數目很對，近來還增加了兩筆大宗存款。

燕華 什麼，他新近又往銀行里存了兩筆款子！

偵探 很大的兩筆款子，你不知道？

燕華 他近來的事情，我不清楚。

偵探 另外並沒有提出過什麼款子，也沒有什麼債務上的糾紛，也並不是身體不健

康。(向穆老太太)老太太，府上諒必也沒有什麼變故罷？

穆母 沒有。

偵探 我也這樣想。穆先生的尊大人是經營米糧的吧？

穆母 是的，我們向來是做米糧生意的。

偵探 在米糧生意方面，諒必也沒有什麼變故？

穆母 據我所知道，也並沒有什麼。

偵探 你瞧，總是這樣的，我們勢必要牽涉到個人的私事上去了。(向燕華)太太，

是你的私事，或者是穆先生他自己的。總有一方面……唔：我不知道太太信

賴合尊，究竟信賴到怎麼一個程度！

燕華 完全信賴的。

偵探 那就好了。說來在出事的前一天，穆先生却帶了那女子到沙利文去，而且在

出事的那天晚上，太太也和另外一位男人，在一處玩兒，那是當天的情形。

(銳敏地看了穆老太太和燕華一眼。) 致於說到那封信……

羅老太爺 偵探先生，想必你也當過軍人，而且講一點理性吧。

偵探 當然要講理性的。

羅老太爺 那末，現在既然不在軍隊里，那也不妨來試試講一講理性吧。我的女婿已經有了另外的女人，我的女兒的行爲，便不會和他的自殺，有什麼關係。

這還不夠人情之常麼？

穆母 那個可憐的愚笨的女孩子，是非常忠厚的，她一定不會是我兒子自殺的原

因。

羅老太爺 我想燕華和白蘭兩個人，都不是他死的原因，對吧，偵探先生？

偵探 難道想叫我白費了兩個整天，對於這樣一位有名人物的自殺，竟連一點兒有

關係的事實，都找不到，就把這案件，完全放手了不成！我可以斷定的，即

是：就使我願意幫忙，恐怕法院檢查官和一般民衆，也不肯算數吧。

羅老太爺 但是，何必把毫無關係的事情，牽涉了進去呢？

偵探 什麼是有關係的，什麼是毫無關係的，那並不是我該說的話。檢察官一定這

樣問：什麼時候？什麼地方？發生了這樁慘死案子？是誰下手的？假如是自殺的話，那末當時自殺者的心理狀態怎麼樣？我總得盡我的能力，把自殺者的心理狀態，指示出來。這些事情，實在是就我所知道的事實里面，最能影響到死者的心境的。

穆母 知道了他的心理狀態，就算可以安慰我了麼？偵探先生呀！不要讓任何人看輕我這已經死掉的兒子，就是你幫了我最大的忙了！

偵探 雙肩）可是，習慣是這樣的。老太太，我們總覺得一個人在還沒有失去他的理智的時候，是不會自殺的。不是自殺，那末是被謀害的了，可是這謀害的兇手又是誰呢？

穆母 咳，我失掉了我這唯一的兒子，真像瞎了一雙眼睛一樣了。

偵探 （固執地）對不起得很，可是——

羅老太爺 咳，偵探先生，我以為你總該是多通達一點人情的人呢？

偵探 （得意地）我是一個十分盡職的人呵。

羅老太爺 盡職！最多也不過瞎鬧一陣子，借此聳動聳動社會的觀聽吧了！你想這對於穆老太太有什麼益處！至於我呢？我真也告訴你不盡，我的女兒，在我是多麼緊要呵！……眼看着她遭受羞辱，身敗名裂！自己唯一的女兒，却登在報紙上，做人家談笑的資料！一般人都在興高采烈地鬧個不休！鬧得滿城風雨。那般好奇的女人都會跑了來，用狠毒的眼睛來看她，用油滑的嘴來說她！唔。我聽人家說：每一樁慘死案，或是離婚案，總有一羣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女人到場來趕熱鬧的，何況這又是比普通離婚案子更壞的事情！說是有個可憐的男人死在家裏了，當他死的那時候，他的妻子恰巧從她的，從她的……那里跑了回來。……

穆母 我的兒子是極其本分的人，他不想再去做官，也不打算做米糧生意發財。你想要在衆人前面，糟蹋他身後的名譽麼？

偵探 (受了感動) 老太太我實在對於你們二位都很同情的，這樣的事情，在家族方面，本來是很難堪的。不過你們也未免太看得過於嚴重了。唔，現在的時

世，這些些小一點兒祕密的私事，那算得了什麼？

穆母

（鬚髯是一尊威嚴化身的小塑像）我們不是現在時代裏的人呵！我們早就該死了！

唉！够了！夠了！羅老太爺，偵探先生的意思，是一定要這樣辦下去，無論我們怎麼樣說，也阻止不住他了！

偵探

老太爺，這是法律要這麼辦；並不是我。倘使那封信交給了我，那末事情也

許完全可以變一個局面。

穆母

我們相信，兩個人里面誰都沒有接到這一封信。

偵探

（聳肩）我敢斷定，他們里面總有一個人接到了那封信的。好，我們還有大半

天時間，可以再找一找這封信，再會吧。

（偵探依次向二人行禮，二人却都不回禮，偵探做出搖頭發怒的舉動了，走了出去。）

（沈默了一瞬間。）

羅老太爺 那個女孩子，接到了信沒有？

穆母 沒有；我相信她一定不會說假話的。

羅老太爺。燕華方面，我也很可以確定無疑的。

穆母 唉！我們都落在網里了！羅老太爺，你有沒有力量，可以阻止得住？

羅老太爺 我？我又不是什麼重要的大人物，不過是一個退了職的軍官。好，我且到我的律師那邊去試一試看吧。我看無論怎樣，總不大會有辦法的。

穆母 試一試看吧，無論什麼手段，都試一試吧。前面我說的話，還得請你原諒。

羅老太爺 沒有什麼，沒有什麼！真苦了你了！

（他對穆老太太行禮，走出去。）

（穆老太太，獨自一人留在室內，很不安地行動着，聽到外面的門關上了，便跑到窗前，輕輕拉起窗幔，隨即又站在那里，凝視那沙發椅，手放在轆上。）

（車夫從右面的門，走了進來。）

（燕華跟在他後面。她戴着帽子，手裏提一隻皮包。）

（穆老太太看到了他們，便把手放下，不再看那椅子。）

車夫 老太太，我向你告別，再見了。這件事情，希望你老人家能看得開點，保重。

怒自己！

穆母 老王！（拭淚）

車夫 少爺剛才死，我本來是不應該馬上就離開的。不過，恰巧有個朋友出門我就跟少奶奶商量，准許我請個假，出門去一趟。

穆母 老王，你服侍我兒子好多年了，想不到，咳，想不到他這樣的死了！現在查究起來，又怕張揚開去丟臉，不查究呢，又是這樣不明不白！……好，你去吧！

車夫 ……再見，老太太！少奶奶，再見！（臨走注視那張沙發椅，回憶地看室內，慢慢地
下。）

（婆媳看他下去，顧繚相接，各人低頭。）

（沉默。）

燕華 媽，我要到我父親那邊去。阿明陪着你老人家一個人在這里，可以清靜一點。

穆母 那還是我回去的好吧。

燕華 不，這是考林的房子。（她正在走動）

穆母 等一等！燕華，你們夫婦倆個各走各路，是不是爲了你的事情？

燕華 不是的。

穆母 當你們結婚的時候，你們倆是彼此戀愛的呀？

燕華 我們在那時候的確都以爲是彼此相愛的。

穆母 是不是你先有了另外的男人？

燕華 破壞了我們共同生活的，却並不是我。

穆母 你們吵鬧過沒有？

燕華 從來沒有過。

穆母 燕華，你總有什麼事情瞞着我吧？

燕華 沒有，媽，什麼也沒有。

穆母 無論什麼事，誰也不肯告訴我一點兒！呵！天呀！（突然地）我想他死了！你

歡喜吧？

燕華

（退縮）那真太言重了！未免太不公平了。媽，你也知道，這明明是不会有

事情！

穆母

不公平！愛情是永遠不會公平的！也許你竟連愛情都沒有呢！

燕華

我已經都和你說過了。

（二人相對了一息，燕華隨即走過去，門開。）

聲音

……阿要看報，……看看這條馬路上的新聞……桃色案子，……爭風吃

醋，……自殺了！

燕華

（受電礮似地退回，回頭見穆母。）

穆母

……（逼視）

燕華

（又低了俯似的往外退。）

（實報聲中。）

（燕華決心地奔出。）

(穆老太太聽到了關門聲後，在室內走動。)

(電話鈴響)

穆母 (接電話) 喂，喂，是穆公館，……燕華不在。……你尊姓？……呵，戴喬松

先生。……我，我是……呃，我是她的……呀，掛斷了！不說下去？……

(也掛斷，走去關上了電燈，從她拉開窗簾的地方，射進一線陽光，斜照在沙發椅上。她跑進到陽光

里，站在椅子的背後，她朝下看着，髻髻似有人坐在那里。她徐徐伸出兩手，好像抱牢了頭似的。

她彎下腰去，把口唇緊貼住頭，其實並沒有頭抱在她手裏！聽到接吻的聲音，還有那低聲叫喚「考

林」的聲音。)

——幕——

第四幕

人

鄧其昌

鄧白蘭

阿明

穆老太太

法警

記者

羅燕華

羅老太爺

偵探

戴喬松

觀審人

時

次日上午十一點鐘前。

景

法院的候審室。室頗狹小，陳設和火車站候車室相仿，但外觀却還清新。室內一張狹的長方形的桌子，和左邊靠牆的長椅並列着。靠近右面的牆，有幾把椅子，擺在那里。右牆前方折成一直角，恰恰形成一個凹室。在凹室里，有一條空闊的出路，正與觀衆相對，可通隣接的外室，通走道和法庭。

幕

鄒其昌和他的女兒坐在長凳上，阿明也坐在上面。穆老太太很是孤寂，坐在靠長桌上方的椅上。在凹室和隣接的外室里，有許多人的喧鬧聲，有關於「謀殺親夫」的談論，有「看看謀殺親夫的新聞」的賣報聲，這騷擾中的中心人物，便是法警。

（外面有賣報聲。）

聲音 ……賣報，……看看特別新聞……桃色糾紛的案子，……四角戀愛，……

謀殺親夫的案子，……今天開審了。……看看特別新聞……。

法警 只准跟這案子有關係的人進去。

女人 呵！我們都是很有關係的，你能不能替我們找一個座位？

法警 是證人麼？

女人 （把一位較年輕的女人，推到前面。）並不是，可是我的朋友，却是穆太太的知己朋友。所以我們一定要進去！

法警 那末你去試一試看罷，可是法庭已經快擠滿了。嘿，聽說從前上海開審黃慧如陸根榮的案子，還有看電影明星阮玲玉的時候，就是這樣子的！

女人 真討厭！來罷，秀小姐，我們非得進去不可。

（又是一陣賣報聲。）

記者 （拿出他的名片）我是報館里的。

法警 是。

(記者站了一息，看着邱氏父女，突然看見穆老太太用手招呼他，他跑到她面前，站在桌子的右邊。)

穆母

(指着她面前桌上的報紙) 這報紙上的新聞是你做的麼？這樣的標題真是造謠生

事！

記者

標題不標題，這些不關我的事！對不起，我應該去打聽新聞了。

(他急忙忙地走轉來，却碰到羅老先生和燕華進來。)

聲音

……啞，就是她！……就是這個女人，……謀殺親夫的女人！……

(再是二三聲竄報聲。)

(燕華低頭。)

羅老太爺

(低聲) 你們的報紙真混蛋！

記者

(不知不覺地跳了一下) 呵！呵！

(他從人叢中，走了出去。)

(羅老先生和燕華站在桌子右邊的前方，他向老兩行禮，復向穆老太太鞠躬爲禮。)

男人（領着三個女人，在門口。）我們是特地趕來的！……你可以想想法子讓我們進去

麼？……

法警 不行，不行，喂，只准證人進去。（他把站在門口的一羣人，驅逐開去，復又掉過頭來，

向室內的人說。）都是證人麼？

羅老太爺 我是陪我的女兒穆太太同來的。

法警 呵，是啦。（向穆老太太）老太太，你呢？

穆母 我的兒子……

法警 呵！是的，是的，（很尊敬地）老太太。

穆母（站起）我很想看一看。

法警（引路）那末請到這邊來吧，老太太。

穆母（躲避燕華，但却抬起頭來，注視羅老先生的面孔。）沒有什麼法子麼？

（羅老先生搖頭。）

（穆老太太跟着法警，走往外面去了。）

（室內現在很空，只有馮氏父女，阿明，燕華，和羅老先生。）

（法警回來，站在空闊的路上。依舊有許多人，在外面，在那接的外室里，喧鬧個不休。）

聲音……進去！……里面滿了麼？……擠擠看！

（法警頓壓。）

羅老太爺 坐吧，燕華。

（她坐在桌子右邊，茫然地檢起報紙，視若無觀地翻了一遍，正和那些在牙科醫院待候室里的人所

常做的一樣。）

（羅老先生站着，抓着燕華坐椅的靠背，在咬他的髭鬚。）

（偵探手執片紙，在那空闊的出路上出現了。他迅速地走進里面一點，把室內的五人，都釘視了一眼，五人中只有老馮看見了他。）

老馮（嚙嚙地說了一聲）討厭的傢伙！

（偵探復又走轉去，向法警說。）

偵探（低聲）這三個女人，……留神看住，不要讓他們跑開。（法警點頭）我就來領

她們的。

(偵探退場。)

燕華 (突然轉過身來) 爸爸！請你不要和我一起進去吧。……我懇求你！

羅老太爺 孩子，讓你獨自一個人進去，那不行的！我不放心你……

燕華 我懇求你！爸爸！假如你在那里，我一定支撐不住。

羅老太爺 不，燕華，我得看看他們怎麼樣對待你！

燕華 不要緊的，爸爸……真的，一定沒有事。假如你一去，那就糟了！我求你不

要進去吧！

(她拿住一顆父親的衣釦，在旋轉着。)

羅老太爺 (談笑着) 那些妖魔鬼怪！……那些會寫字的猴子！……一個一個聳起耳

朵，張大眼睛，等着瞧好看了！

燕華 只要你不看見，我什麼也不怕。

羅老太爺 你以為我留在這里，就看不見了麼？我一絲一毫都會看得清清楚楚的，

好像看着你的面孔一樣清楚。

燕華 無論什麼事情臨了總不會像事前所想的那樣壞的。(微笑)真的，爸爸，我想我一定沒有事，不要緊的！

(羅老先生突然掉轉頭去，走到上面，復又走下來把手放在燕華的肩上。)

羅老太爺 那末，但願沒有事！我就留在這邊吧。總求上天保佑。

法警 (從門口踏進一步) 檢察官已經入席了，各位太太。

(他們都默然地凝視法警，法警退了回去。)

老鄔 真的，還是早點入席得了！光是叫我們這樣呆在這里！完全像開演新戲，等着看最討厭的第一場戲一樣了！喂，這玩意兒！(向阿明) 喂，到這邊來吧。

(阿明走到他女兒的身旁。)

(燕華和羅老先生默然地看戲。)

老鄔 (對阿明) 這孩子從早晨到現在就沒有開過口。但是想起來，總會支撐得過去

的。你帶有八卦丹沒有？

（阿明搖頭。）

燕華（走了過來）用一用這個吧。

老鄔 謝謝，太太，萬金油，必要的時候，聞一聞，真是救得急的。

（燕華把萬金油的包封打開，給白蘭聞了一下。）

老鄔 白蘭，好孩子，快聞一聞！

（白蘭淚然地聞了一聞。）

（燕華走了轉去。）

老鄔（向阿明）可憐我這女孩子竟弄成這個樣子了！我真從來沒有看見過。喂，對

你不起，就請你在里面照顧一照顧她吧。我怕我自己不行，也許要鬧出亂子來的，我就在這邊附近等着，等到她回來。

法警（跨進一步）現在快了，不要三分鐘了，一切都齊全了。

白蘭（突然跳了起來）呵！天呀！

（完全停死一般的沉默。謹慎的法警，愕然注視各人。各人都一動也不動，都眼睛對着白蘭。）

白蘭重復又倒在原來的座位上，和以前一樣地坐著。）

老郎用帽子替煙燭。）

偵探來到門口，很小心地避開那些喫他虧的人的眼睛，向法警打招呼。）

法警 各位太太，現在可以請了！請進去！

燕華 （向白蘭這邊走過來）白蘭！

阿明 （扶白蘭的手腕，向老郎。）我們會招扶她的，鄔先生。（拉白蘭）

燕華 走吧，我們總得要支撐過去的！

（白蘭站了起來，像一個夢遊病患者似地，夾在她們二人中間走去。當她們走出門後，法警就押在

她們後面，兩個男人，好像「立正」似地站着。）

羅老太爺 咳，我曾經看見過鎗斃人，可是被鎗斃的，總把眼睛包起來的！

（他依舊站着不動。）

（這兒沈靜一下。）

(老鄔蹣跚走近桌前，檢起報紙，復又回到原位，他坐下，把報紙擱在膝上，用手擦一擦眼睛，喉嚨裏「阿罕」地響了一聲，便開口說。)

老鄔 南華足球隊，都很厲害，尤其是李惠堂，今天下午的比賽，不用說，他們一定會贏的。

羅老先生驚醒了，隨即移步，坐到桌上，和老鄔對面。)

羅老太爺 ……唔，他們想必是很好的二個足球隊。

(暫時沈默，他們靜聽，老鄔隨即拿出烟斗。)

老鄔 老太爺，你想這兒好不好吃烟？

羅老太爺 這兒怕不行吧。

老鄔 總得試一試看，不吃烟，我可耐不住。(裝烟)失禮得很！老太爺，令媛真是很少有的胆大的女人呵！

羅老太爺 女人總比男人胆子大些，這是一定的。

老鄔 可是也不一定，女人一見到了耗子，總是會逃開的。不，只要用一個黑硬

殺虫，去試一試我的女兒，你一定會看到她駭得那副怪樣兒！駭得像飛一樣的跑了。我女兒小時候跑起來可真快，我相信連跑狗場里的狗也追她不上。

（羅老先生彷彿聽到什麼聲音，便把頭轉動一下。）

（老駱躑斗拿在手里，同樣地停住在那里，聳耳細聽。）

（一會兒，他們二人重又放寬了心。）

老駱

（檢起報紙）你看見了這些標題沒有？一張報上說：「桃色糾紛，……離奇的

殺案，……可望有驚人的展開。」一張報上說：「桃色糾紛的四面觀：四

角戀愛關係中……少奶奶有謀殺親夫的嫌疑！」咳！這樣的標題，真他媽

媽的……吸動人看呀！……所以今天把這法庭弄得像戲園子一樣，都擠滿了。

羅老太爺 真是該死！

老駱 近來無論什麼事情，都要哄一哄，鬧哄哄的鬧得滿城風雨，湊成了一場熱

鬧的。前幾天，我看見了一段新聞記事，說是一場大熱鬧。事情是這樣的，有一男一女，……呃，你也許還記得的，……在一個跳舞場里，一男一女，跳跳舞，吵起來了，從跳舞場里一直吵到跳舞場門口，再吵到馬路上，又吵到跳舞場里，足足吵了一個半鐘頭，吵到成千成萬的人圍着看，還是警察來把他們趕走的。據一個新聞記者的報告，原來他們是一對夫妻。哈哈，你想，夫妻吵架，而吵成這樣大的一場熱鬧，實在是妙事！

羅老太爺 哼！真是一樁妙事！

老鄔 可是我們也不能說：我們就不喜歡別人受磨難，自己看好看。老太爺，假如真有這樣的事情，發生在你眼前，你怎麼辦呢？

羅老太爺 像兔子一樣的快快的逃開去。

老鄔 不會的吧。真的到了緊要關頭，你一定也不會不加入進去看看熱鬧的。你一定也跟別人一樣，會站在旁邊看，一直看到入迷，看一看事情的結果究竟是怎麼回事。哈哈，這，這也不能怪，本來也是人類的天性末。

羅老太爺 可是真也太慘酷了，我實在不願意看！

老鄔 (深思熟慮地) 不過你在年青的時候，總一定也見過許多的事情吧。(停了一停，

二人都在聳耳細聽。) 對不起，你有洋火麼？(羅出一盒洋火) 謝謝！(老鄔點着了烟，

抽了三口。)

羅老太爺 那是什麼聲音？

(他們細聽。)

老鄔 恐怕是……

羅老太爺 正在拷問女人了！

聲音 哈哈！

(一陣轟堂大笑之後，接着鼓掌聲，叫好聲。)

聲音 (法警的) 秩序，請大家守秩序！

(羅老先生難受地。)

(老鄔吸煙。)

老鄔 老太爺，令婿究竟爲了什麼會做出這種事情來呢？……也許這裏面另外還有別的女人吧？

羅老太爺

（做出一種不耐煩的舉動）你以爲他是一個多妻主義的人麼？

老鄔 可是不問什麼事件，都跟打仗一樣，總該有了導火線埋在什麼地方，才會爆發開來的！

羅老太爺 一個人活得好好的究竟爲什麼要自殺？那只有上帝才知道。

老鄔 呵！上帝一定知道得很多！比誰都要多，是不是？

法警 （從門口走來）這兒不准吸烟的！

（老鄔急忙拿下烟斗，隨即擱在座位上。）

（法警走了轉去。）

老鄔 法律應該要改訂一下才行，對不對？不准吸烟，這實在太不近人情了。（他們再仔細地聽，突然地。）呵，不准吸烟，我在這裏可真坐不住了。（他站起來）老太爺，你想跑出去，到法庭上去聽一聽，看看熱鬧，或者說在近旁走一走

麼？

（羅老先生搖頭。）

（老鄧經過他面前，走往外去，可以看得他在隣接的外室里，和法警談話。）

（羅老先生在椅子上，面對長桌，背向凹室，頭擺在兩手之間。）

法警（在門口和新來的人說話）先生！你找那一位？

（一個人走進來，我們認得他就是戴喬松。）

喬松 穆太太。

法警 就是那個新寡婦麼？她此刻正在法庭上。唔，恐怕不久她就要下來了。你不要在這里等一等？也許我可以替你打聽一下，看看她已經傳審過了沒有。

（他接受了錢幣）先生，我就去代你打聽一下。

喬松 謝謝你。

（喬松跑進室內，他非常緊張，目不旁視地一直走到長桌前，從桌上檢起報紙，復又放了下去。他

走到後面，長桌的上方，便站在那里向凹室凝視。）

（羅老先生依舊把頭擱在手上，一動也不動。）

（戴喬松觀察到他，却不知不覺地把手遮掩住臉孔的下。）

法警（伸進頭來）先生，巧得很，他們剛剛問完了她。

羅老太爺（從他的靜默中發出話來）問完了誰？

法警 先生，就是那個新寡婦，因為是她第一個發見屍首的。所以就第一個問她。

（向喬松）有時候問完了話就可以跑出來，有時候，却仍舊要留在法庭里的。

我也弄不清楚，說不一定。

（羅老先生凝視着他，並沒有答話。）

（法警依舊走回隣接的外室去。）

（羅老先生轉過身來，已經有一半明白得喬松是誰。他站起，向喬松方面，走動了幾步。）

喬松（被羅老先生的注視所威脅，自動作回答。）是的，我就是……呃，一定是羅老太爺

吧？

羅老太爺（走上前去）你有許多地方都應該負責任的。

喬松 老太爺，假如不是爲了你的話，我們早就跑開了。

羅老太爺 你以爲我心里就會樂意你們這樣幽期密會的事情麼？

喬松 那也並不，不過燕華，她。她實在……

羅老太爺 爲什麼你竟沒有大丈夫的氣概，早點在這慘案發生之前主張一下呢？

喬松 (熱烈地) 我想強迫一個心愛的女人，也稱不得什麼大丈夫氣概吧。燕華實在

不忍心使你傷心，所以現在……

羅老太爺 那末，你只有等待着，一直等待到我死

喬松 可是我們的確是互相戀愛的！

羅老太爺 所以呀，所以出了這丟臉的事情了！

喬松 ……………

羅老太爺 你現在打算怎麼辦？

喬松 和燕華結婚！……立刻就帶她到南洋去。可能的話，我情願割掉我的手，只

要能够使她免掉這場恥辱！……(他突然地想着什麼)她在里面，在法庭上，已

經有多久了？

羅老太爺 雖說不過十幾分鐘，但是這已經夠她難堪得要死了！

法警 （在鄰接的外室里） 太太，有一位先生在里面等你。

喬松 燕華！

（她走進來羞澀忿懣得不堪地走到長桌的下方，坐下了，面對觀衆，背向二人。）

（喬松很快地走到桌子的左邊。）

（羅老先生走到她的椅子背後。）

喬松 燕華！怎麼樣？

（燕華只搖一搖頭，却不回答，口唇顫動，她有一種經過了精神上很難堪的刺激，却並不屈服的表

情，坐着不動，呆呆地凝視前面。）

羅老太爺 我們可以走了吧，燕華？

（沒有聲音。）

喬松 燕華！說呀！

燕華（搖頭）也許……還要……傳審的。爸爸。我怕，我怕那些兇惡的眼睛看着

我！

（她震顫，但隨即抑制着。）

羅老太爺 咳！這真太難堪了！

（喬松彎下身去想在燕華手上接吻，但又沒有動作，他突然地站起身來，立在那里自問羅老先生。）

羅老太爺 要喝點水麼？燕華！

燕華 什麼都不要。

（喬松又做了一種感情的動作。）

（羅老先生向他招手，他們二人同走到長桌上方。）

羅老太爺 讓她安靜一下吧。神經過度興奮了，總要過一會兒才能平靜下來的。

（沉靜。）

法警（在門外）喂！什麼信呀？爲什麼拋在地上？一封什麼信呀？

燕華 信？

喬松、一封信？

羅老太爺 一封什麼信？

（大家交換眼光。）

法警 （在門外） 怎麼？把信拋在地上人就逃走了？

羅老太爺 （到門口） 什麼信？

法警 （一面進來一面說） 真是莫明其妙，一個騎腳踏車的人拋下了一封信就逃走了！

（說）「……呈穆考林血案辦理人……」

（戴喬松跟羅老先生到門口。）

（燕華緊張。）

法警 （看着信）「……呈穆考林血案辦理人……」

羅老太爺 （細察信封）是死者發出的那封信麼？

法警 誰知道！

羅老太爺 快去找辦理這案子的偵探來。

法警 (走) 這樣的案子開審的時候，無頭信是常常會有的！(出)

燕華 (悻悻地) 爸爸，是考林的一封信麼？

喬松 一定是的了！

燕華 唉！太遲了！

(偵探進來，法警也跟着進來。)

偵探 呀！接到了那一封信了麼？

(羅老先生交出了信。)

(偵探把信封上的筆蹟和別的信上的比一比。)

偵探 假的，不是死者的親筆信！(隨即開封迅速地閱讀)

法警 一定是無頭信！

羅老太爺 有具名麼？

偵探 (看)……呃，有，王子平！

燕華 王子平？

喬松 誰？

羅老太爺 考林的車夫！

偵探 (讀)「……你們，不是在找穆考林臨死前的一封信麼？現在我來告訴你們。」

燕華 呀！

喬松 燕華！

(燕華昏倒。)

記者 (匆匆趕來) 呀？聽說有一封信？那一封信找到了麼？

偵探 (繼續)「……還有半點鐘，我就要離開香港了，我只能簡單一點說了：穆考

林不是自殺。他的死，與少奶奶沒有關係，與戴喬松也沒有關係！」

(記者連忙記錄。)

喬松 燕華！

羅老太爺 孩子！好了！聽見麼？

燕華 爸爸！

(偵探看燕華。)

(老鄔挾白蘭來。)

羅老太爺 快點讓我來念下去吧！(搶過來念)「……穆考林不是自殺！」

老鄔 呀，不是自殺？那末是謀害！兇手呢？……

羅老太爺 「……他的死，與少奶奶沒有關係，與戴喬松也沒有關係……」

(燕華與喬松擁抱。)

老鄔 那末兇手難道是……(看白蘭)

白蘭 爸爸！

羅老太爺 「……穆考林的死，與老鄔，鄔白蘭更是沒有關係！」

白蘭 爸爸！

老鄔 (抱着女兒) 呵，謝天謝地！可把我駭了一大跳！

(阿明也趕來了。)

記者 王子平是什麼人？

阿明 他是車夫，怎麼樣，先生？

偵探（讀）「……我王子平，是替大家除害，殺掉一個陰謀家，一個大家還不知道的將要危害大家的匪人！」

大家 呀？

（記者連忙記錄。）

偵探（讀）「……他爲了一個大賊，和少奶奶分離了。他爲了便於活動，常常帶着鄔白蘭到東到西！……喂，你們懂了麼！我走了，我今天就離開這兒，我不是逃避，等我殺了社會更多的匪人再回來！你們要找那倒在咖啡里的藥瓶子麼？我告訴你們在後門外面的水溝里。你們要找他死前的那封信麼？那是我下了毒藥之後，躲避嫌疑，讓你們空忙一陣子的謊話，我對阿明，對偵探說的謊話！……」

（大家呆住了。）

(偵探急下去。)

記者 給我抄一抄，給我抄一抄！(追下)

(大家面面相覷。)

(燕華轉過身來，面向長桌，一手托住前額，坐了下來。)

(老鄧置身事外，安閑地看戲。)

(喬松走到桌子的前方，彎下身去湊近她。)

喬松 燕華！

燕華 呵！喬松！

法警 (走進來) 好了，已經沒有你們的事了。(退去)

喬松 走吧，燕華走吧，……快離開這兒！

燕華 (眼睛閉着，抬起頭來。) 爸爸，可憐的考林！

羅老太爺 (無言地執着她的手腕，領她走出外去。)

(戴喬松跟出。)

(鄔白岡看着着出神了的父親。)

白蘭

(拉他) 爸爸!

老鄔

(如夢初醒) 呵，呵!

(拉着女兒就走)

(法警張着口，走進來，轉動他的眼睛，把空無一人的房間，四面查看了一下，彷彿在檢點什麼損失似的。他把椅子擺一擺端正，檢起報紙，折疊起來，走到對過的一邊，却發見了老鄔的煙斗，拿起煙斗，好像捉到了犯人似的，檢查一下，恰如查察一種證據一樣，隨即把煙斗放進衣袋里，扣上了鈕扣，復又最後地遍看了一週，便拿了報紙回到門口去。)

老鄔

(在門外) 阿蘭，等一等，我把煙斗掉在里邊了。

(他跑了進來，走到長桌前找煙斗。)

(法警目瞪口呆地看着他。)

老鄔

(困惑失主) 我是擱在這兒的呀! (向法警) 先生! 看見了一個煙斗沒有?

法警

怎麼樣的一個煙斗!

老鄔 樹根做的，……桿子有點兒壞了。

法警 有什麼記號？

老鄔 記號？這是怎麼說？是不是說像手臂上（捲起他的左袖）刺了的花紋一樣？不過是一個起碼的烟斗吧了。

法警 （取出烟斗）是這一個麼？

老鄔 是的，是的，先生。

法警 照理，我該送到失物待領所去的！

（他似乎在稱烟斗的分量。）

老鄔 呵！那你也用不着爲了我這起碼東西，白白的費時間了！（拿出了錢）這樣行麼？

法警 （收受了錢）嘿，烟斗實在是一個人的好朋友呵！

老鄔 （接過烟斗）是呵！差不多可以說是一個好朋友，同一個老伴兒一樣！哈哈

哈，有火麼？

（法警遞給他一盒洋火。）

（老鄔點着了煙。）

老鄔 謝謝，再會了，先生！（把一盒洋火放入自己袋內去）

（法警正要開口。）

老鄔却已經急忙地走出去了。）

（法警收拾了錢，將走出去。）

（穆母跟在新聞記者後面進來。）

穆母 先生，我請求你！（她把一捲鈔票放到記者手里）我只懇求你別把我兒子的事情再

寫到新聞里去，別把我兒子這事情登在報紙上傳揚開去，遺臭社會！

記者 （裝腔作勢）老太太，我……我總得交到報館里去的。不過我却很願意，替你

筆下留情！決定不再提到鄔白蘭那個小姑娘，現在案情已經弄明白了，那個

小東西鄔白蘭的口供一點關係也沒有了。

穆母 先生，爲了我兒子，我請求你，你還是寫上那個女子鄔白蘭，呃，……你就

說我兒子是爲了愛鄔白蘭所以自殺的吧！

記者 這，不能，我非常抱歉，老太太。（把錢還她，出去。）

（穆老太太開始更悲傷了起來，轉過身來，面向左邊的牆壁，用手巾遮住面孔，不出聲的啜泣。）

（外面看熱鬧的人聲。）

聲音 ……呀，一場熱鬧，就這樣過去了！……我們趕快叫車子回家吧！……

聲音 ……真想不到會這樣快！

聲音 ……不够味，案子還沒有審就完了！

聲音 ……你們看見麼？這風流寡婦倒真漂亮！哈哈！

（人聲漸遠去。）

（穆老太太凝視着。）

穆母 （獨語）……一場熱鬧，鬧得滿城風雨……

——幕——

（完）

康德九年一月五日印刷
康德九年三月五日發行

情海疑雲(四幕劇)

定價壹圓二角
(外埠酌加郵費)

編撰人

敬樂然
新北京北大街三十號

發行人

海藻
新北京北大街益智書店

印刷人

劉守業
新北京西三道街財神廟二四號

印刷所

益智書店印刷部
新北京西三道街財神廟二四號

編輯之證

總發行所

新北京
北大街

益智書店

電話二一五一九一
振替新北京二三五六號

